

柳仁淑相從此則恐其被禍而從之也免謀敗露則宜悔前愆而今尚如此其心可知磁與林百齡申秀涇相善故秀涇以磁有名望告以尹任之兇謀既已聞知則磁當一心而從之其於啓事前一日磁與一朝士言曰我聞秀涇等之言不可不從然我為小人矣仍嗟嘆不已其朝士即義禁府都事崔汝舟也汝舟與許磁相知臣亦知之臣於功臣既定之後自富平府使適來京家一日汝舟來到臣問之曰許磁平日之心固不如此今何以為功臣至於一爭乎汝舟曰特因其所交者之言而從之然其所言則如此仍以其言說之臣始得聞之不勝痛心為吾君治逆賊何以為小人乎臣每欲啓之筭緣無路只說於朋友間矣自春以來磁引病求退頃日則至欲盡解其兼職臣在不遠憂而見之其病則不至於甚矣曩時之心雖或乃爾今則國家之忌渥如彼磁宜改心革慮思有以報國矣臣於七月偶就其第磁曰一身多病吾欲解職而調治臣適被酒乃言曰國家倚大臣如柱石而林百齡以元勳不意而死相公今又求退則國將

疇依一身之病重則重矣相公受恩已深爵位已隆何不忘身而循國乎為國而死死亦無悔許磁變色曰汝將駁我也臣恐懼而退翌日修簡以諭之曰昨日醉發狂言磁荅曰汝言誨切予誠服之然惶恐惶恐以元勳之臣其心若此何能定國是乎慈殿教曰予意元勳當與國同休戚而許磁年且少可以為國事故信之深矣其心之如此何以知之頃者見其疏論深以為恠其心如此理即然矣持平李樞曰左右所啓之言皆為至當古者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况今已定大罪則果如上教所謂始雖見陷終當改悟而今尚如此臣在司中與尹元衡常為憂慮且臣其時為弘文館校理 仁宗昇遐之日為國葬都監郎廳適以日會就館自 上嗣位之日將啓尹元老事其議已定而不與臣等言之臣知其有異問於李元祿曰此何事也元祿亦云不知雖曰一時之士若不同心則不與之相語到今思之至為驚愕其時士林幾為魚肉而至今人不以為驚誠可恠也自 上先脩學問以正其習則不必人人教之而詭激

之風自可革矣 慈殿教曰大抵習俗難變今之人心如此者皆由於習俗之久也今言自上學問之事固當矣但人心固不可一朝而猝變如欲猝變則傷人多矣但罪其已殺者務定是非而具壽聘為人臣不可道之言公然殺說士習至此其改之不亦難乎李樞曰 上教允當始雖見紿於賤術今尚可改而又至如此有識之士孰不為國而憂慮哉自 上若先正其學問則人皆感化為善矣為善莫急於尊君父變今之習只在於主上之力學問耳檢討官金鎧曰左右所啟學問之言是乃根本也人性本善無惡而拘於物欲失其本心故不知是非之宜必務學問以復其初然後事之可不可皆能洞知矣今之士不務學問故不知是非之所在不知是非故不念君臣之大義自上務學以先之則下人孰不觀感於教化之中乎且尚節義勵廉恥則恭僻之心當自去矣節義廉恥皆自學問中出也 慈殿教曰節義廉恥自上亦豈不慮今之人不從國法頃者賓貢之法暫行於春場而於秋則不行焉非但此也凡在下之人不

從君上之法有同夷狄之風其可謂禮義之邦乎此由於上不
能行故下無效之者矣檢討官尹春年曰尹元老臣之六寸
尺也自少比隣情若親凡臣之上疏實為未安然臣之愚意為
人臣子者苟有所聞不可不直啓故敢為疏論臣於前年臘月
間就元老家元老語臣曰汝以今之功臣為堅固乎臣曰何謂
也元老曰李芑年過七十許磁鄭順朋亦皆有病其能久存於
世乎獨林百齡年少而無病矣且大妃於丁丑年冊封中宮
今三十年矣亦豈能久乎此輩皆以 大妃為仰 大妃萬世
後 上心亦何以知之乎仍以高麗功臣見敗者出視曰某也
如是某也亦如是皆臣子所不忍聞故固知元老為王室至親
而不敢不啓厥後聞之自 上非臣之上疏云臣恐人心以臣
之故而不定也 慈殿教曰雖云至親苟為邪說以誤國事則
豈可以為是乎正人君子為國直言則何可以非之非之之說
何自而出也春年曰元老又言於臣曰今之被罪者皆與知其
兇謀而被罪乎臣曰兄則在外我則在此而見之雖有輕重誰

為不知者乎元老曰其間賈從之人雖復用無妨臣曰得罪之人豈可復用元老曰大妃萬歲後我之所言上必聽之我當復叙此人剪除功臣等林百齡終將曷歸臣曰兄之此言足以亡國元老曰亡國何與於我哉元老尚在臣何敢一毫誣言疏中則略舉而實則如此慈殿教曰元老本以輕妄之人不參於功臣心常懷憤故妄言如此不足責也雖為至親其惡則豈不知之春年曰近來內間之言或出於外至於除拜官爵落點之事亦多有言此言自中宗朝有之近有奸細之徒參尹欲示已之有權誇於人曰吾言自上無所不聽若或偶然而合於其言則自以為咸我績或到文士家前檢閣李純孝語之曰受點之事我當圖之云慈殿教曰此言出於何人自中宗朝有如此之言不知為某人故不得痛治若得其人而大懲則邪說庶可防矣春年曰尹任兇謀激而成之者元老也元老與羅湜自少相善而中宗賓天之後遽相絕交此則湜交結李輝欲除小尹故也前年秋湜到臣家臣問之曰君與元老何以絕交湜曰我謂

元老曰何以在軍器僉正而不陞元老曰不遷有意整齊軍器
待國家有賊而誅之此言不祥故絕交云元老每為如此之言
恐動於人故尹任尤恐見敗速成兇謀 慈殿教曰元老以至
親而恐動人心如此故每為感慨其輕妄何可勝言春年曰方
今紀綱解弛法立而不行法者雖至親犯之固不可容儼今者
拘於私情則終必毀法今日立之明日毀之以此人不畏法新
政之初不宜如此若欲立法則必與大臣酌定有犯必罪然後
民志定而紀綱立矣○大司憲尹元衡大司諫權應挺執義元
繼儉司諫陳復昌掌令沈逢源持平李樞獻納姜偉正言李穡
等啓曰頃者兇逆之徒當 仁宗病革之時欲以鳳城君屹因
命入侍俾承大統因事勢之難未遂兇謀其情狀昭著於推鞠
之辭朝廷欲置屹於法而自 上不忍加罪至今逆類餘孽猶
不懲懼自懷不靖之意遂使人心携貳國勢孤危此皆由於屹
保全之致方今自 上幼冲人心不定而徒示區區私息不斷
以大義使禍根尚在固非 宗社大計請置屹於重典以定人

心判中樞李彥迪雖有一時名望性本暗淺不識大義自曩時
陷於兌人之術內懷邪曲之心持論不正鼓動浮薄之徒及
上即位之後交結柳仁淑凡為論議無不比同至於書上十條
外托正論內實繫人主手足有識之人莫不寒心其用心巧詐
如此而尚保官爵至崇勲錄物情憤激請削奪勲籍及官爵尹
汝弼以逐賊尹任之父一家兇謀無不與知在王法無赦初以
年老自 上恩貸得免大罪尚在都下人心難測不無怨懟之
事請竄于外司直尹參人物陰邪無狀本以無功僥倖錄勲之
後驕縱自恣出入士大夫之家假托內旨鼓動邪說至於除拜
官爵皆可以容吾力公然唱說眩惑人聽以累 聖上光明之
治其為濁亂朝政莫此為甚請削勲籍逐避裔吞曰奸賊雖以
吮藉口年幼之人不知是非論以重典不可從之尹汝弼年過
八十不關於有無故不允李彥迪尹參如啓

庚申 兩司三落坑及尹汝弼等事不允○弘文館副提學韓斗
典翰沈通源應教周世鵬副應教尹仁恕校理宋贊副校理權

容修撰金鎧尹春年副修撰南宮悅博士任輔臣等上劄曰春
秋書齊小白入于齊繼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夫小白子糾皆以
庶子只有兄弟之分聖人猶許其小白之立則况嫡庶之分
不啻如兄弟之分之截然者乎其書曰取而殺之以越在他國
而甚之也今鳳城君旣為逆賊歸心之地而兇謀亦未嘗不與
焉則罪已浮於犯兄弟分矣而尚在輦轂下其可例之於越在
他國而不之罪乎若子糾在齊而桓公誅之則聖人必不書取
書殺矣當去年秋殲厥巨魁罔治脅從以為鎮定人心之計厥
後人心不定邪論尚起內懷不安之心反生自全之謀則安知
禍生所忽變起所恃乎 殿下縱不自愛一身奈萬世 宗社
何奈萬古綱常何 殿下方從事學問以聖人為法而拘小仁
廢大義則是以聖人為不足法乎臣等亦人耳安敢勸 殿下
以不仁不義乎只為萬古之綱常萬世之宗社耳請以春秋為
律聖人為法尹參本以邪佞之人冒察勲籍猶不知足更生許
通仕路之計歷謁卿相陰試私意憑藉恩寵凌蔑士林用人之

權自誇干預或未受點則亦曰我已圖之而適上意注於他
人後當圖之眩亂人聽莫知端倪請窮推奸狀明正其罪許磁
名然勲籍位至一品當思所以報效於萬一而敢為邪論鼓動
人心竄罪人則擇其便好之地論逆賊則曲為伸救之言臣等
不勝寒心荅曰劄論至當奸賊本意非為訢而實為瑠也朝廷
陷於其術如是藉口自古逆賊至於一人豈指二人乎朝廷削
去奸類則人心自定兄弟之間雖為相保何害於義哉決不可
從之尹參雖不推之朝廷洞知己定其罪不須推之○日微暈
有右珥夜飛星出井星入北河星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良久乃滅

辛酉兩司啓訢及尹汝弼事不允尹參事如啓兩司上劄曰臣
等累日伏閣而殿下每教曰骨肉之親不忍加罪臣等感激
至於流涕而猶論執不已者誠以國家之不安由於綱常之不
立人心之不順由於王法之不正綱常不立王法不正則危亡
立至故為人君者不可以小仁廢大義以私恩掩大法也殿

下之入承大統分義已正而兇逆之徒乃為擇賢之說斯言一出其禍慘矣况也乃其屬望者則斯言非為况而發者乎古人曰若黃袍已加身則不能免矣然則不知置殿下於何地耶且曰况之為人年幼不知是非則其母嬪洪氏多有反側之謀毋子豈有不相知者乎况之罪本末如是殿下雖欲貳之一國臣民其與共戴天乎祖宗在天之靈其肯赦乎大舜周公皆聖人也象之罪不及天下則舜赦之管蔡謀危王室則周公誅之今况之罪既關宗社則殿下以大舜之心行周公之事有何不可而留難至此乎伏願快從公論以定其罪尹汝弼亦亟命竄外以快物情答曰劄意至當然兄弟之間所不忍為決不可從之尹汝弼垂死老人何關於有無亦不允○禁府啓曰尹參所犯非輕請三省交坐何如傳曰尹參本以輕妄之人欲通仕路故附托於文士耳此係於一身非亂逆之事勿為交坐○弘文館上劄曰君臣之義大矣少有今將必誅無赦頃者兇徒屬望於况瞬息之間欲圖不軌當時之勢岌岌殆哉到今思

之毛髮竦然逆賊伏辜大事已定猶且人心携貳邪論不殄正
以禍根尚在也往在 成廟嗣位之初有一朝臣以龜城君為
藉口者 貞熹王后即誅其人浚亦不保誠以 成廟幼冲人
心不靖急於鎮定以安 宗社也一人藉口猶不得免况逆黨
寔繁唱為擇賢之說而坑亦與知者乎伏願深察 祖宗遠慮
斷以大義幸甚谷曰骨肉相殘何忍為之反覆思之其置重典
決不可從○午時太白見於已地夜流星出壁星下入房星狀
如鋒尾長二丈許色赤

壬戌弘文館上劄曰國家危亡關於 宗社兄弟私恩在於一
身坑為逆賊所歸嚮謀兇情慘事已彰著而 殿下謂骨肉相
殘何忍為之是徒知天倫之為重而不念 宗社之大計也伏
願亟斷大義不免○弘文館再上劄曰昔三叔始之以流言終
則懼而叛焉術敗而情露事逼而嫌起其所以懼而叛焉者勢
使然耳雖欲處之以常其可得乎今坑一上好口便為亂本
殿下既失輕重之權曲貸姑息之命而邪議更騰公論重激坑

也獨無三監之懼乎禍之根若在則他日之邪議他日之公論亦無異於去秋與今日矣坑之懼尤深而坑之罪愈盈萬無終保之理坑已自絕于天倫獲罪於宗社殿下之小不忍者適足以長其惡窮其兇耳伏願殿下斷之於早以靖人心不允○兩司三啓坑及尹汝弼事不允○兩司上劄曰頃者兇逆之徒屬望於坑陰圖不軌倡為擇賢之說為坑而發坑實逆類之所藉禍根之所在坑之罪履載不可容王法所必誅天倫恩愛斷不可容議於其間也況坑既長成非蒙稚無知之類而其母嬪洪氏推卜之事誠不可忍道僭偏迹露今將罪著此一國臣民不共戴天臣等所以累日伏閣而不可已者也殿下一身負荷甚重若以區區小息掩廢大義則祖宗付托之義安在亂臣賊子將何所歸乎伏願殿下割其私恩以正王法尹汝弼亦亟命竄外皆不允○弘文館又上劄曰臣等忝在侍從之列凡殿下過舉所當力爭庶不納殿下於有過之地况以殺裁導之乎殺裁人猶不可導之况天顯之倫骨肉之親一氣

而分者乎臣等非不知 殿下之有所不忍也第以兄弟之恩

雖大孰如君臣之分骨肉之情雖切孰與 宗社之重况既為

逆賊之歸心而不逞之徒更稔兇謀則不測之變不朝則夕也

明矣况不軌之心既著於推卜之日無忌之狀又發於通簡之

時則其無君之罪可勝言哉其他日之變安保其必無乎請亟

斷大義不允○午時太白見於地○咸鏡道咸興定平甲山

三水薔薇花先是高原容館西軒庭梨樹一株春節花發結實竟不成熟盡數零落其葉黃殞自七月望後

葉溫花開爛漫如春至是咸興七寶亭池邊梨木小株發花滿枝

容舍東軒薔薇三叢亦爛熳如春永興觀德樓庭中薔薇一叢

自八月望後十餘朵發花甲山三水富寧鍾城霜雪已降而梨

樹薔薇發花甚繁枝末之宣仁太后臨朝招還群賢一革弊政

而災異疊見稽諸史可見况今羣兇外戚表裏為孽一以擇賢

之說嫁禍於士林圖報其平日讐怨之人魚肉日甚此等花發

蓋陰盛陽微之應

癸亥兩司啓况及尹汝弼等事不允○以况及尹汝弼事兩司
三上劄弘文館再上劄皆不允○領相尹仁鏡左相李苞右相
鄭順朋左贊成崔輔漢右參贊任權啓曰况事臣等前已啓之
而 上教懇惻故不能更啓而退近見人心不定邪論不止專

以綱根尚在故也為坑者若有物論之後則固宜杜門謝客而不無計較之事公論已發請不計私息斷以大義三啓不允○以宋世珩為禮曹參判南世健為刑曹參判金益壽為忠清道觀察使鄭彥慤為議政府檢詳朴永俊為兵曹佐郎○午時太白見於已地夜四更流星出昴星入天苑星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赤五更流星出五車星入九微星狀如瓶尾長五六尺色赤其光照地入後首尾相連屈曲如環良久乃滅

甲子以坑及尹汝弼事兩司四上劄弘文館三上劄議政府五啓吏曹判書閔齊仁兵曹判書尚震刑曹判書鄭士龍工曹判書尹思翼漢城判尹朴守良戶曹判書金光準刑曹參判南世健戶曹參判鄭惟善工曹參判洪暹禮曹參判宋世珩漢城左尹崔演兵曹參議蔡世英禮曹參議朴世煦刑曹參議李元祐等四啓皆不允○漢城府啓曰東部近處有一女年可二十自膝至足爛被烙刑僵仆路傍樂至死域請及未死前速令該司推問其由何如傳曰甚為駭愕即今該司推問○宗簿寺提調

利城君慣等啓曰罪人瑠及南沂子孫請削籍于璿源錄答曰
可○付處尹汝弼于京畿龍仁縣○義禁府啓曰尹參受刑一
次忍杖不厭請加刑依允

乙丑兩司三辭職不允○政府啓曰近者鳳城君屹事臺諫侍
從及大臣等為宗社大計累日論啓至於臺諫辭職而尚且
留難請斷以大義不允○弘文館以屹事四上劄不允議政府
六曹漢城府堂上等亦四啓不允

丙寅兩司再辭職不允弘文館三上劄不允政府中樞府六曹
漢城府堂上等亦四啓不允○藝文館待教柳涉檢閱李文馨
孫弘績崔彥粹柳信上劄曰伏以屹之罪大關宗社義不可共

戴一天故臺諫侍從及舉朝之臣累日論執而留難至此一國
臣民孰不悶鬱臣等雖無言責亦在近密之地不勝憤激之至
仰干天威伏願殿下勉從公論亟示王法不允○竄鳳城

君于江原道蔚珍

丁卯政院啓屹事不允兩司三辭職不允弘文館三上劄議政

府中樞府六曹漢城府堂上等三啓政院亦啓並不允○以義禁府公事下于政院曰尹參知其罪重今雖加刑必不承服以時推照律○禁府啓曰尹參乃一罪之人必待承服結案取招然後可以照律敢再稟傳曰然則加刑取招○藝文館以訖事上劄不允○議政府舍人李世璋等及六曹郎廳李龜琛等上疏曰伏以國家大慙久遠天誅事關宗社不容私貸今中外臣工不謀同辭皆曰禍本不可不除國勢不可不扶而殿下獨以私恩為重大義為輕寧使禍本滋蔓國勢抗捏承祖宗付托之重者固如是乎夫私恩公義輕重有間毫忽之間不能相掩雖尋常小罪猶不可以私廢公况乎負天地不容之罪鬱神人同然之怒尚欲曲庇而輕施此豈非逆天理拂人心之甚者乎訖之罪狀決不可赦殿下其未之知乎在廷之臣交口極論抗章牢請者非一人亦非一日殿下其亦聞而知之矣既聞不可赦之言知其不可赦之罪則當舉不可赦之典而殿下猶以為有可赦之路臣等不知殿下以訖首登叛逆之口為可

赦乎 殿下所以難之者以兄弟骨肉之恩一朝而加之重典
乃人情所不忍此見 殿下支子之至情如知其為 宗社大
賊而不可以兄弟視坑則豈有視賊猶兄弟者乎臣等雖無言
責目覩 殿下狃於私愛而全釋大戛不勝痛切敢紓同惡之
情上瀆可回之天伏願 殿下思天地不容之賊擴私恩難貲
之威亟從輿情以安 宗社以定人心不勝幸甚不允○日暈冠兩耳
戊辰政院啓坑事不允兩司三辭職不允弘文館三上劄議政
府中樞府六曹漢城府堂上等四啓並不允議政府六曹郎廳
等上疏亦不允

己巳政院啓坑事不允兩司三辭職弘文館四啓議政府中樞
府六曹漢城府堂上等四啓議政府六曹郎廳等上疏並不允
庚午政院啓坑事不允兩司三辭職弘文館三啓議政府中樞
府六曹漢城府堂上等再啓議政府六曹郎官等上疏並不允
辛未兩司以坑事三辭職弘文館三啓並不允○禮曹啓曰
文宗大王今入 宗廟新造四室其祝文當與他位同而他位

則謚號上稱某祖考嗣王上稱某孫例也獨於文宗大王祝

文只稱謚號而不稱某祖考只稱嗣王孫不稱某孫似為未安

然禮曹難以擅改請命大臣議之以及來月朔祭及初三日大

祭而改定傳曰世祖大王於文宗大王別無傳授之事世

系似不相承襲故其格例恐如此也今亦似可仍舊然該曹既

已取稟議諸大臣○夜月暈○黃海道牛峯江陰地震

壬申兩司就職○傳于政院曰中宗大祥後禫祭前欲行茶

禮于景思殿所著服色問諸禮曹以啓○兩司啓况之謫處

定於本縣內至近之處且多定直軍勿令雜人出入常為禁防

事下諭于其道監司前都事沈苓交結一時浮薄之徒頗聞兇

謀又上即位之日敢發不敬之言母后何以無所忌憚而只

罷其職物情憤激請速遠竄荅曰如啓○竄沈苓于碧潼○傳

于政院曰前者寧山君竄外時中宗朝事令其道備給食物之例有

之况之謫處將欲酌量食物下諭監司○寧山君食物前例下

于政院曰况之謫處春秋各給米三十石太二十石細五匹布

十匹其他鹽醬魚監等物則本官及隣近官一朔一度備給事諭于監司○尹參受刑死于獄中○夜月暈

癸酉政院啓曰坑得罪 宗社朝廷方請罪而今此備給之物

有加於前至為未安傳曰以大義勉從公論已竄于外然在子

友于之情不可使窮困依昨日傳教斯速有旨于監司○右承

旨李夢亮啓曰昨日下午問 中宗大王大祥後行祭服色問于

禮曹則當用黻袍翼善冠烏犀帶白皮靴傳曰常時不必問今

則 仁宗喪事未畢故問之爾前在壬辰年貞顯王服色裏用

甫羅表用玉色今則 仁宗喪未畢何以用黻袍乎此意更問

啓○取生負尹棊進士金弘度等二百人放榜于勤政殿○三

公啓曰祝文改定大事臣等不可獨議政府東西壁及六曹判

書領府事洪彦請並招同議傳于都承旨任虎臣曰 文宗祝

文異於他位者 世祖於 文宗似不承受今為異派而出在

夾室故祝文所以異也先推其有異之源而後可以議之若如

此則今日似不及議以此問諸大臣然後命名政府及六曹○

檢詳鄭彥慈以三公意啓曰 成宗祔廟議得俱在政院日記
已令考之而今曰禮官亦來此請命名領府事等會議何如傳
曰命名○上御夕講侍讀官權容曰坑罪關 宗社不可容赦
朝廷累日論執而只命竄外自 上友愛之情至矣禍根尚在
物情尤為憤激檢討官南宮恠曰坑事 上教以為管蔡則自
犯坑則年少不能與知以推卜之事見之非但卜其命年之長
短豈有毋卜而子不知之理乎兇徒既已屬望則坑之罪豈止
於竄外也自 上友愛之情至矣然其竄之者豈可謂以其罪
罪之乎○議政府及六曹堂上會于賓廳議啓曰以禮觀之
文宗大王於當今為高祖行雖似有可議但 文宗與 世祖
以兄弟為一世 世祖有大功德既稱祖則 文宗不可並稱
故其時恐不稱祖但 成宗 中宗朝祭文祝文行之已久仍
舊為便仍啓曰 文宗入夾室者 成宗祔廟時無其室故也
傳曰祝文事如啓入夾室事知道○以簡儀圭表修理分等單
子下于政院曰論賞有差工曹參議金遂性雖死妻子在焉依

他給馬○午時太白見於巴地

甲戌 上御朝講○禮曹啓曰昨日下午問黻袍青黑色也大祥後禫祭前祭用黻布禮也非為 仁宗喪未畢也禮文祭用黻布常時玉色而前儀軌亦曰玉色蓋時俗不講故不知通用也傳曰知道○夜流星出井星入北斗星狀如瓶尾長一丈許色白其光照地良久乃滅○以周世鵬為弘文館典翰李英賢為司憲府掌令

乙亥 上御朝講○上御輪對司醞署令尹確啓曰尹任柳灌柳仁淑三兇初不以正律定罪人心不快樂身臺諫所啓與聞擇賢之說者只竄于外臣意與聞兇謀者恐不止竄外也宰相臺諫會議處置務立國綱為當臣常時痛憤故咫尺 天顏不敢容忍敢啓言訖涕泣○上御夕講講大學

丙子夜一更至二更天中乾方電光

丁丑夜二更大雷電以雨大雨雹

戊寅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崔輔漢曰去夜雷變非常朝拜上

下孰不恐懼臣又覆求消災之方命遣御史于入道欲察守令
不法今見被捉之物如官中清蜜真末魚醢麩荏鋪陳等物皆
不可無者也以此細微之物目為貪污一時並罷之至為未安
御史雖不可不遣今後常用之物勿令捉之○禮曹啓曰祔廟
時自 上前期三日齋宿于 景思殿翌日以吉服親行告動
駕祭又以吉服侍衛詣于 宗廟神主權住幕次自 上齋宿
宗廟齋室翌日行祭乃是儀註也然 仁宗之喪未畢先期累
日吉服未安 宗廟祭不可不親行如告動駕祭無乃攝行可
乎議于大臣何如傳曰依啓○上御夕講○三公啓曰禮曹
所啓祔廟則大禮不可不親行告動駕祭則必於其前行之大
祭前吉服未安依禮曹所啓攝行便當答曰予以効冲之故凡
于大禮不得事事親行今則乃是終事雖至三四日皆欲親行
但事體如此可以依啓然事事不得親行哀痛而已○弘文館
以遇災修省上劄答曰去夜雷變近古所無罔知所措上下更
加修省以答天譴

已卯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洪彥弼曰雷變非常天必有意至
為惶恐近來自 上每以人心不順邪說不止為念小臣自
中宗初年始仕深察我國之人心善者恒少不善者恒多始定
大事之後則人言必多 中宗靖國之初尚興雜說屢經獄事
我國人心自古亦然今雖有邪說勿為動念鎮而定之則歲月
漸久人心自安習俗自變矣且所謂恐懼修省之說雖曰陳言
有自出也周公論易洊雷震大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今於新
政之初務就學問恐懼修省則天可格災可消矣且小臣每欲
以一事啓之昇平日以南方之事極為可慮當初倭奴絕和之
時朝廷憤倭奴書辭之不遜遂絕之但近年我國連遭國恤一
不來吊慮有邊釁也古云儲將今必擇其可為大將及裨將者
儲之為當 成宗以邊備金世勳一時拜承旨此亦儲將之意
古云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今若六曹承政院以武臣並擬使之
激礪何如且今武臣貴其年少而棄其衰老昔漢之趙充國晉
之王濬皆垂老之人也閔齊仁曾為義州牧使咸鏡兵使其於

邊事備嘗知之國有大事則此人可用○以全羅道水使金世幹

啓本

純作干以海採亭下海十四日大倭船三隻依泊于安島冬羅化未時防路僉使金德老等追捕斬倭五級獲刀劍等物

下于政院曰朝廷憂慮時又有此事令該曹及備邊司同議

抄擇能射之人臨時發遣○政院啓曰烽燧所以報邊急也今

與倭奴接戰而每舉平安之火自京中至防踏一路烽燧人次

次推考何如傳曰如啓○上御夕講

庚辰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申光漢曰臣聞倭船三隻來泊全

羅右道乘小艇者五人斬馘而來云若賊倭則豈有冒死先出

而自取其禍哉頃日倭人書啓內國王殿小二艘以致祭事出

來云而今乃若此安知日本使臣漂泊于全羅道見此斬伐之

禍乎○傳于政院曰申光漢啓意似當領府事三公兵曹堂上

備邊司堂上命招議之政府與備邊司兵曹堂上會議于賓廳

啓曰臣等將水使啓本與申光漢啓辭軍官所陳之辭反覆參

見而思之其非信使明矣若日本使臣則接戰時豈不以書契

示之乎假如信使來於不當來之路而且與之接戰則當以賊

倭論也○上御夕講○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辛巳 上御朝夕講○以罪人押去都事

韓景

書狀

此本以在書更得傷寒又

發脾胃證腰下不仁面色猶黃不能飲食云云

下于政院曰今聞

坑得疾

於平昌

仍留

其處云待其病勢差復後押去事下諭于都事處且勿置私家入

接公館供饋救療事亦於江原監司及平昌郡守處並下書令

事知醫負持相當藥給馬下送事言于禮曹○夜以更至五更

坤方雷動電光

壬午 上御朝講特進官尚震曰近見軍政極為虛踈自倭奴

絕和之後事變當設於朝夕我國軍糧不裕散在民間者過半

加以士馬不精軍器不整脫有緩急將何以處之倭奴資我國

為生者不敢輕易犯邊近日則絕和年久若盡食我國所得之

米則必將盡死力而來賊也朝廷非但憂南方兩界之事亦可

慮也平安道內地兵十人不如土兵之一人是以土兵雖少可

以禦敵咸鏡道則六鎮每年早霜飢饉連仍邊民流亡或入于

野人之境而為邊將者恐其被罪匿不以聞其憂可勝言哉○

傳于政院曰坑之病證腰下不仁云勢難速差而平昌亦非近
地仍於其處配所事下書于其道監司○傳于政院曰頃日經
筵領府事其考所啓南方當有邊釁而武臣之用似為未盡云
此啓至當予聞 成宗朝以武臣或參判參議或承旨六曹郎
官交差近日刻不然武臣不差於學職銓曹雖為陞叙臺諫從而
廢遞故之人如此今後則武臣非徒取其弓馬之才而交差於
政院及六曹使知文筆然後用之於將帥為當且防禦使助防
將則弊固有之然邊患之作非朝則夕而軍裝無不破缺至為
可慮欲遣京官點考此意并議于院相以啓院相李芑回啓曰
洪彥弼所啓正方今之務我國三面拒敵儲將待用固為急務
近來武臣可用者之少然豈皆無人第恐不能盡其用耳 祖
宗朝武臣有才者用之六曹政院其為後日計至深宜可行之
於今也令政曹選用甚當○上御夕講○兩司啓曰坑之罪大
關 宗社不可一日苟容於屢載之間朝廷累日論執
自 上曲為護全只令甯外一國臣民莫不憤鬱其得保

軀命已為足矣今為中道病留之故又命改定配所於近郡
王法不赦之人尚為容貸至此物情尤為憤激請勿改定配所
荅曰况罪大關宗社予非不知但王子氣質不如凡人間關
險路恐不得保全果為用心致疾予豈安心今聞病勢非輕若
不幸則徒為往來有弊且平昌亦非近地故仍配其處矣

癸未

宗廟列聖神位自昌德宮仁政殿還安于

宗廟

上

出御思政殿簷下東向而坐還安既畢

上遂還內○兩司啓

况不可移配事不允○傳于政院曰增建廟室還安廟主乃大
禮也於祖宗朝稀罕之事以中朝言之乃與修造太廟同而

中朝修改太廟頒赦天下今雖不可依中朝例今日還安時執
事欲為賞格其遣史官收議于三公○黃海監司書狀本月二
十三日夜電光如晝雷聲大作驟雨交下有如夏月變異非常
○日微暈

甲申三公議啓曰增建廟室還安廟主果是大禮實國家稀
罕之事禮莫重於此上教允當○兩司啓况不可移配事不

兄○副提學韓崱等上劄曰伏以况負萬世綱常之大罪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不惟王法所當顯戮雖在 祖宗亦必陰誅

而 殿下牢拒公論曲徇私恩只令竄外縱賊失利莫此為甚

而今以途病仍配其地從厥自便其於輕改成命無足示法於

臣民何哉况為兇徒之主自絕 殿下久矣而 殿下敢欲以

兄弟之親饒之耶一國臣民孰不欲快復君父之讎而自上

牽於偏私既不與國人共誅又使留駐近郡言官論執尚且邀

邀於 天聽則其不幾於益激輿情大失人心將無以為國者

耶夫法者天下之法朝廷 祖宗之朝廷 殿下安得私之請

勿使王法更有撓屈也若曰况本軟弱之人間關險路用心得

病幾至死門云故仍其所到移配况平昌亦非近地乎大抵竄

謫則雖不遠豈有輕重乎不允 傳于政院曰 宗廟移安還

安時執事無遺書啓○日微暈夜三更至五更艮方電光○上

便服御夜對待講官周世鵬曰况之罪不可不斷以大義漢時

淮南王長乃文帝之兄也徙諸巴蜀而死於路中文帝罪其從

行者廣封諸子其子淮南王安後日又以謀反伏誅如此負罪者自古勢難保全今者朝廷反覆論執若配於初定處則可以少慰下情可以得保骨肉此亦處變之道然贊官趙彥秀曰孰不知自 上罔極之情乎但骨肉雖重人君子可以私恩廢大義也請速快斷檢討官韓智源曰以坑竄諸蔚珍人心猶且不快今又移配近郡故兩司及館中文章上劄而皆未蒙允以竄謫言之蔚珍與平昌固無異也人心如此憤激請速快斷十月乙酉朔傳于政院曰前於經筵聞殿毀人家民怨不少云然此非無故撤去也不當造家之虞犯法造家有識文士亦然新造家則一切當毀然更令工曹漢城府觀象監審定掘取山脉與否而毀之可也雖或舊家若在標內亦可撤去新築墻並盡毀之○兩司并啓坑移配事不允○未時太白見於巴地夜流星出狼星上入天苑星狀如鋒尾長八九尺許色白

丙戌 上御朝講○上御夕講侍講官周世鵬曰坑既得葬於宗社遠巖嶺外庶可以慰解人心矣昔者周公誅管叔而封蔡

叔霍叔遠也此豈無意而然歟請亟配于初定處使人心洽
然不至擾亂今使得保其軀命其於待骨肉之道可謂至矣○
兩司以訖移配事再啓弘文館亦上劄皆不允○慶尚監司安
珖馳啓云倭船七隻自絕影島入來遣倭學訓導問之則日本
國使臣安心東堂小二殿政尚使送春江西堂等云蓋吊兩
大王喪也書契曰日本國王源義晴奉書朝鮮國王殿下頃貴
國不幸再遭大患為陳吊禮授第二牙符差倭者安心東堂并
菊心東堂奉助諒闇餘哀之孝儀矣別幅賻上各胡椒五百斤
丹木三千斤賀登祚獻物亦有之傳于政院曰觀此禮曹可啓
以為數外必令邊將嚴辭還入送云但今為兩大王致祭而
來其祭物載持勢不能依前例矣然舉法曉之若不肯還送則
勿令強送更待朝廷處分而為之

丁亥禮曹啓曰我國待接倭人當初過厚以致桀驁故遂為絕
和而絕和之後不肯來乞今始出來書契又有恐動之辭其待
之不可加厚於前日矣今者宣慰使當下去矣使臣等若懇請

留船則宣慰使馳啓朝廷可以更議處之傳曰今日宣慰使南
應龍下去矣以此禮曹意言之雖曰夷狄不可慢忽而待之一
路諸事皆盡禮處之若事之非禮者則雖牢拒不妨也此意並
教○兩司再啓坑移配事不允○日暈夜南方乾方坤之電光
微雷

戊午 宗廟移還安時諸執事論賞有差○上御夕講○兩司
再啓坑移配事答曰平昌亦非近地坑且有病故臺諫雖累日
論執留難矣今乃依啓仍傳于政院曰待坑病差入送于初定
配所事論于監司○憲府啓曰 宗廟造成都監官負及移還
安時執事侍衛承旨內官等賞格太濫物情驕恠請還收成命
不允久啓不允○諫院啓曰忠勲都事崔彥浩初授直長未幾
陞授六品官爵已為猥濫今又遽陞五品自初授職纔經一年
不次超授至於此極官爵之濫莫此為甚凡官職陞遷自有朔
數雖曰功臣豈可不計朔數超授濫陞乎物情至為未便請速
改正答曰如啓

已丑 上幸昌慶宮行朝上食于 景思殿問安于 王大妃
殿行晝茶禮于 永慕殿還宮時大雨西方乾方坤方又微雷
○傳于政院曰近者災異連仍極為惶恐回啓曰教天之意每
若是焉則亦可以消變也○谷城有一女人雷震死

庚寅尹仁鏡李芑鄭順朋啓曰諫院啓崔彥浩未滿朔數為忠
動都事自 上命適功臣會盟軸彥浩專掌必除勲府官然後
可監其事功臣雖未滿朔數而陞授之事已有前例况彥浩一
時同功之人皆陞五品令彥浩仍為都事掌其會盟軸何如答
曰諫官以未滿朔數啓之故已命適之今聞啓意前例亦有以
功而陞授者云勿違

史臣曰彥浩閭閻賤夫也奴事尹元衡得參衛社之勲即除
七品之官未周一年起授都事言官以猥濫論啓得以改正
李芑等以為功臣不計時月故乃仍任夫官爵之陞遷以朔
之久近而為之限者乃 祖宗防猥濫之良法美意也而芑
等以彥浩為一體之人論改未幾旋請仍任其蔑公論毀王

法甚矣弄權自恣之罪極矣

辛卯大風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壬辰未時太白見於巳地

癸巳 上御朝講○諫院啓曰承旨內官等以 宗廟移還安

時侍衛親授重加物情駭恠嘉善以上之職乃朝廷之尊爵人君所當愛惜不可輕授請還收成命不允以啓不允○檢詳鄭彥慤以三公意啓曰自 上避殿已久日氣漸寒請復正殿曰近日災異連綿且有冬雷之變予何安心而復殿乎○以權應昌為吏曹叅判崔演為漢城府左尹

甲午 上御朝夕講○憲府啓禮曹正郎尹剛元人物輕妄至茲邪論有關國家不可齒在朝列請罷職不叙如啓

丁酉夜月暈○京畿揚州雷動咸鏡道永興雷動地震平安道龍岡雷動兩甓安州雷動

戊戌夜大雷電兩甓傳于政院曰近日雷變非常至於外方無處不然今又大雷電必有失政之故如是爾因知所措回啓曰

自 上每有恐懼不安之教臣等不勝感激願更加修省毋弛
此心○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權應昌曰近日天道失序冬暖
如春至如桃李開花結實冬月開花則前或有之而結實則古
所未聞况冬雷之變至於此極豈不畏哉京師如此尤恐其迫
切也恐懼修省之說雖近於陳言然敬天之道無過於此自
上尤勤惕慮侍讀官權容曰天氣失序當寒而恒燠純陰之月
雷變至此不勝驚愕大抵國家有失道之事則天乃示災異而
警告之敬天之道只在以實而不在於外飾今者刑獄之間豈
無冤枉用舍之際豈盡得宜臣恐災異之作或由於此也○上
御夕講○尹仁鏡李芭鄭順朋承召詣賓廳辭職答曰否德失
政所致何關於大臣勿辭傳曰即位之後災變連綿冬雷又發
是必有所召未知弭災之方尤為罔極刑政之間豈無冤枉欲
為疏放其議啓回啓曰若常時疏放則例以時推矣今則天變
非常自 上不敢的指其事以為出於彼乎出於此乎在下
者亦不可以議為若教以某事議之云則臣等亦議啓未知以

時推議之乎。答曰：以時推為之大臣等，若別有議啓事，其並議啓回啓曰：時推雜犯徒以下，疏放為當。

史臣曰：是時權奸擅國，濁亂日甚。天之示威，固有在矣。諉之於桎梏之小犯而肆放之，果可以應天而消災乎？

仍啓曰：前日輪對尹確所啓事，至當矣。然今不可追論其罪，不可施行矣。答曰：如啓。○未時太白見於巳地。○京畿高陽利川富平大雷電。安城電。平安道咸從甑山。孟山雷。平壤雷。電驟。兩黃海道長連雷。電兩。甕咸鏡道咸興。洪原雷。動兩。甕定平。安邊德源北青雷。動且電。安邊杜鵑花海棠花一時盛開。忠清道稷山平澤雷。動。鎮川虹見雷。動。

已亥兩司啓曰：人君遇災則恐懼修省，以答天譴而已。豈可以赦宥之末為應災之本乎？赦者賊良民之甚，使有罪辜以免之，則適足以召天災。固無補於弭災之道。况近年以來無歲無赦，至於一歲再三，既已失之，今若因天災又從而疏放，則人皆有僥倖之心，而無所懲其惡矣。自上不以側身修德為應災之本。

而徒欲以疏放之末為應災之具物情至為未便請還收成命
答曰疏放於應天雖曰末事近來災變連絡不絕固知所措已

與大臣議之不須改也再啓不允○以任虎臣為嘉善大夫加

行承政院都承旨吏曹以宗廟移還安時侍衛承旨等賞加

上特命鄭彥愨為為議政府舍人閔箕為弘文館應教下批

庚子 上御朝夕講○大司憲尹元衡大司諫權應挺等啓曰

臺諫之職其任至重爵賞之事臺諫者論啓則無下批之時乃

所以重言官也承旨內官賞加猥濫事臣等時方論執而自

上因該曹取稟特命下批是不以臣等之言為有輕重國勢從

此而陵夷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言地以開

聖上輕臺諫之漸其罪大矣不可一日冒處請遞臣等之職以重

臺諫答曰予非不重臺諫而然也勿辭元衡等再啓不允○尹

仁鏡李芑鄭順朋啓曰近因災變命為疏放蓋不知變何自而

作也臣等未知某事可以致災而冤憫所在足以致災敢此書

致天使時潛挾銀兩以買白苧者出於事干招釋彼罪人等窮

不能徵分徵其半於一族一半則尚未徵之此豈無寬憫且天使時所失磁器及侍講院權罷時所失鋪陳等物皆自漢城府生徵亦有寬憫勿徵何如且朴元謙為楊根郡守時以逢迎監司謀殺至親之意杖殺無辜事永不叙用具所謂監司至親者不可的知而廢棄已久其被罪太重朝廷之所共知也尹自莘壬寅年間以興陽官奴懸結臀杖濫刑致死被罪亦久請皆叙用今方遇災䟽放之時故敢此書啓

史臣曰不以敬天謹災之道導迪幼主而請用悖理殘酷之人不過市恩之一計矣

答曰徵物事皆依啓勿徵且朴元謙罪狀似馭叙用尹自莘則濫刑殺人方欲懲如此之人其可復叙乎○未時太白見於已地日有左珥

辛丑以權停禮放榜于勤政殿文科重試注書柳景深等十人武科重試內禁衛李彥任等三十五人式年文科進士沈守慶等三十三人武科忠順衛朴海等二十八人○上御夕講

壬寅 上海朝夕講○大司諫權應挺等上劄曰伏以人事之
生於心害於政召災致異者固非一端而偏之為害最妨於為
國之道人君懋昭心德而盡公平之理凡措諸政事一與國人
共之而絕偏係之私則慮善以動動罔不言而應災之道亦不
外此矣今我 殿下新服厥命 上有母后之聖下有碩德之
輔其相與研究治道康濟兆民無所不用其極而上天不吊降
割我家天災時變靡有紀極地道之靜乃其常也而大震於京
師大震於四方反其常也雨暘以時乃其常也而大水於夏大
水於秋反其常也星辰失度而太白屢見於晝雷電失序而華
燁於十月之交反其常也禾麥傷於雨雹之餘桃李華於隕霜
之後是亦反其常也嗚呼天道之反常如此地道之反常如此
而哀我生民疾首相告流離殞尾無計相保則惟皇上帝殄瘁
邦本亦孔之將矣 殿下於是惕然於聖懷或召議大臣而
入告嘉猷或下教求言而罔伏嘉言或避殿減膳而不遑寧處
其所以恐懼修省之方本末兼至而無微不舉宜其克享天心

而應以休徵矣冬雷地震雨雹星變繼書而屢書此豈非上下
之所以咎天譴者猶有所未盡而然歟臣等遇大災異為 殿
下思所以致之之由可論者夫豈一端哉人才之為用於國家
大矣文以經邦武以禦侮文武並用不可偏廢而今者未聞有
門庭之冠刀斗之警而擢用武臣之言日達於經筵之上未見
汗馬之勞而嘉善之爵先及於防禦之稱未有捍衛之功而通
政之加多出於不次之陞一歲九遷反歸於弓馬之末技絕資
越序專出於在下之一言此豈帝王長久之術乎一宰相言某
也可陞而陞之則耳目之官雖極言其不可 殿下必以宰相
之言為可而不以臺諫之言為可焉自古人君設耳目之意顧
安在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固未有百姓足而君不足者也故
古之人君截富於民而與民同樂今惟我國遭家不造 二聖
禮陟華使再至而民力竭焉災沴相仍連歲凶歉而民財殫焉蠢
蠢吾民將負抱携持厥婦子以至於顛仆溝壑喁喁然望其惠
鮮之政也則赤子之引領方切於減租之教而宰相之獻言反

歸於益上之策斯言一出而廷議和之

益上之策左相李苞之言也見於前奉使

命者以為吾王之府庫空虛吾民之不足不暇慮也任字牧者

則以謂寧免一身之責而吾民之休戚不可計也至以未稔之

田將出樂歲之稅終年辛苦既不足以卒歲則惟中惟上之賦

將何自而出乎其感額愁歎之狀標擗呼痛之聲臣等亦有所

目見者此所謂瘠民而肥國亦足以傷和致乖也賞罰人主之

大柄所以勸有功懲有罪為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得其

中乎近見簡儀之訖功細務也而爵賞隨之宗廟之侍衛職

事也而重賞加焉災異之變式月斯生而修省之策歸於疏放

使無功者虛受其賞有罪者幸免其罰遂令為善者息為惡

者肆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沮其何以勵世磨金而鼓動一時乎

耳目之官雖極言其不可而天聽邈邈有識之士扼腕傷歎

將欲無言而度日豈不為聖明之大疵夫宰相譬之股肱臺

諫譬之耳目則股肱耳目備而後成人可否是非交修不逮然

後可以成君德而致至治矣 殿下於臺諫之言亦徒不肯容

受又得而嚴辭拒之臣等竊恐詭詭之色將拒人於千里之外也此豈非偏之為害有累於 聖衷而聽納之道亦有所僻焉者乎臣等伏見天災時變至於此極而安敢有所忌避為 殿下不盡其言乎為 殿下計者當以至公至正為一心之本而一用一捨一賞一罰與衆共之動恤民隱而子惠困窮恐懼修省而畏天之威可以致中和而消災變矣今日應災之道不止於此而對病之藥莫急於慎用人而恤民隱賞罰得中而已臣等所以眷眷於初服而尤不能自已於遇災之日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曰今觀劄子所論至當近來災變連縣民生困瘁予豈不憂念哉予以薄德叨守丕基未能仰答天譴故災變至此爵賞失中以致災異云此言亦當防禦使加資雖不見門庭之宸防禦諸事不可不預先措置大臣豈偶然計而啓之賞職等事非一時開端之事皆有前例臺諫之言雖不聽納豈有詭詭之色乎疏放自古人君遇災之時亦有前例故議大臣而為之矣

癸卯 上御朝夕講○尹仁鏡李芭鄭順朋啓曰錄事叙用之時全數擬望故其間或老病之人或殘劣不能堪任者受點頗多擇其可用者備三望何如

史臣曰三公此啓實為用私之計其備三望者果皆可用之人乎其捧簡者乎

且以雜加收合為六品者則不無躁進之弊臺諫之啓甚當如鄭純祐則以忠義衛嫡長雖不付祿已行司直官至奉事而不棄學業以至登第此亦可嘉幸勿改正答曰錄事事如啓鄭純祐果非雜職之人勿改可也○弘文館副提學韓崱等上劄曰伏以國家有耳目之官所關甚重故人主之待之也亦重若人主待之輕而不為有無則臺諫亦將自待不重不敢盡其職矣其何以維持國家哉日者臺諫方論賞加之事而遽命下批是不以臺諫為有無也大抵法之廢立官之除拜自 上一命之後固無關決於在下者而必經兩司署出然後施用者豈非國家所以重臺諫之意乎被推之人尚且不得注擬除職况兩司

論列奚啻重於被推者乎自 上待臺諫不重則人之視之亦

如無有而無所畏忌也 中宗四十年間重待臺諫未有如此

之事故朝廷紀綱堂堂而人亦樂盡其言矣 殿下新服之初

有此失政使朝廷耳目之官歸於不重之地臣等恐任言責者

將自此解體而言路塞矣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曰今觀劄子

重臺諫之意至當加資下批事予非不重臺諫因該曹取稟且

有前例故已命下批予之失政劄意當留念焉

甲辰 上御朝夕講○未時太白見於已地

乙巳 上御朝講 大王大妃垂簾同御大司諫權應挺曰承

旨內官等事至今不能回天自 上雖不為拒諫而拒諫之迹

存焉在 中宗朝如有如此之事而臺諫啓之則不憚改也今

者恭持不從反示拒諫之意徑命下批自 上雖曰不輕臺諫

其迹稍存請速命改正 慈殿曰所啓至當但自 上可否而

已非所以牢拒也當此之時猶恐言官之不盡言豈至牢拒乎

但予意以為 宗廟移還安國之大禮故議諸大臣施賞典矣

下批事前日適因該曹取稟妄料為之非不重臺諫也 上仍
賜輪對工曹佐郎安世通曰 主上殿下冲年嗣位聖德至大
天資超邁為國之道自然洞察小臣何敢有所陳乎但退小人
治逆類其間論罪大相不同古之帝王雖擅權小人容或不殺
投之魑魅之鄉使其悔過自責者有之矣至若今者參聽擇賢
之說同有不軌之心顯戮於國論者則緩其罪律只竄于外臣
未之聞也伏願 殿下視兇徒勿如小人以春秋王法治焉信任
勳舊大臣振肅朝廷紀綱亦新政之急務如或任之不信振之
不肅則奸邪有乘隙之漸百度有不貞之漸必矣傳于政院曰
安世通輪對必啓後日大臣詰闕時問而處之○上御夕講○
未時太白見於已地

丙午

上御夕講

丁未 上御朝講○以周世鵬為弘文館直提學鄭彥慤為典
翰洪曇為議政府舍人宋希奎為大丘都護府使○夜北方電
光自南方至北方地震○江原道原州橫城地震原州地震雷

動

戊申 上御晝講特進官羅世纘曰小臣以 聖節使赴京

皇帝今年內一不視朝常為齋戒而祈禱乃崇道教也且八月初十日乃 皇帝聖節也序班主事等語臣曰 皇帝早出朝必於三更前入朝可以及矣臣等聞正朝 皇帝於夜未半出朝諸臣有未及者皆彼罪云故臣等於三更前入朝千官果已會矣以此見之政令似乎顛倒臣等請見國子監往謁于聖殿有彝倫堂乃我國之明倫也堂後有一殿名曰敬一殿中立一碑乃 皇帝所製敬一箴也其碑曰嘉靖六年 皇帝教張璠翟鑾曰講官謂范浚心箴大有功於正心予讀之其味甚無窮張璠等啓曰非特此程子四箴亦有補於心學 皇帝於是心箴與四勿箴皆註之又作教一箴而註之并列于石云云臣等見敬一箴文章甚古 皇帝學文如此而今者惑於左道人心操舍之無常豈不可惟乎然且扶持至此者安知不由於前日學問之功也○政府六曹二品以上啓曰 慈殿上尊號前例備三

望而可當之字前既為之故只以聖烈明聖為二望請落點答
曰尊彌關於上故未敢落點用首望可也○三公以安世遇輪
對單字入啓曰世遇所啓之事朝廷自當察而處之○上御夜
對

己酉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閔齊仁曰近日災變連仍自上

恐懼修省之意無不盡矣然修省之道其本只在於仁儉二字

且人君修德之道固非一端宋司馬光以仁明武三字勸君而

行之仁者君德之首也自 上先行其仁又勉乎儉則其於敬

天節民之道庶乎有得也近者弊習奢侈貪風日興故別以儉

字敢啓常以仁厚為心則一國之福也○上御夕講○大司諫權

應挺執義元繼儉司諫陳復昌掌令李英賢尹兩持平李樞

獻納姜偉持平李元祿正言李戡朴民獻等 大司憲尹元 啓

曰頃者兇逆之徒與尹任柳灌柳仁淑交通締結陰圖不軌唱

為擇賢之說其兇陰情迹昭著無疑亂賊之罪王法所不赦人

臣所不共戴天當不分首從以正王法而乃用寬典刑取元魁

因治賈從使反側之徒迄保性命人心憤鬱久而愈激追正王
法在所不已羅湜以兇悖之人常懷不軌之心當在 中宗朝
構成易樹之說乃曰竊負東宮即仁宗大王避居慶州是既為 二
聖之逆臣而及 上即位之初與逆賊李輝等共唱擇賢之說
兇言悖論又發於賊瑠之招鄭源與柳灌同居一里朝夕相從
陰謀秘計無不共議方 仁宗大漸之時以承旨在政院公然唱
說于同僚曰 主上病革人心屬望當在于誰陰試他人之意
羅淑李若海俱以玉堂之官奴事柳灌柳仁淑凡為兇謀一
稟議且以 慈殿為不可攝政 大唱邪議不有 國母今此四
人罪關亂逆兇慘之狀人所共憤不可一日苟容板天地之間
只竄于外失政莫甚請依律定罪答曰當初除逆賊之時予示寬
仁大度至今人心如此不可不治並賜死負東宮避居之言至
為驚駭

史臣曰 主上幼冲 慈殿塞淵以疑似之言熒惑君聽彼
讒之真贗其何能辨別乎以擇賢之說設陷士之阱打盡善

良斲喪國脉奸臣之罪難道萬世之誅矣

庚戌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崔輔漢曰昨見臺諫所啓至當彼人等當初皆定其罪可也但尹任柳灌柳仁淑爲首惡朝廷恐不得制以此爲慮自元惡既服其罪自 上以爲元兇已除同治脅從以示寬仁大度故至今延命矣但罪犯既與逆賊同心故物情愈久而愈激經年之後克從物情而又定其罪以年前之事見之如雜類之人不足數也臺諫侍從之人或知情而奔走者有之柳仁淑憑籍已卯趙光祖時以好善爲言故年少之輩自謂至治可興而趨附於門下豈無不知其情而出入者乎定罪之事隨其所聞而頻數爲之前日出入門下者常懷憂懼之心以爲今日何如明日又何如以此朝廷不安静矣若有可罪之人一時罪之可也○上御夕講

辛亥 上御朝夕講

壬子 上御朝講

癸丑 上御朝夕講

十一月甲寅朔

乙卯禮曹啓曰日本使臣近當進香 永慕殿則一位兩 景

思殿有 大王王后兩位 大王壓尊 王后當少避而事甚

重難前在正統年間 昭憲王后昇遐時倭奴為 王后而進

香倭奴入庭而拜內侍進爵今則為 兩大王而來與此禮不

同收議大臣何如傳曰如啓○以尹元衡為漢城府右尹李徽

為司憲府大司憲鄭惟吉為議政府檢詳禹錦為司憲府持平

李元祿為弘文館校理柳昌門為副修撰

丙辰 上御晝講

丁巳 上御晝講

戊午 上御晝講○政府及備邊司兵禮曹堂上會賓廳議啓

曰前日經席李徽所啓六鎮居民投入彼境其言果然六鎮本

無官屬以軍卒為衙前以保人為閑丁多般侵虐故不堪其苦

投入胡地者不可勝數其弊已久必擇遣守令然後庶無此弊

非特六鎮亦於平安道義州等江邊各官獐子竊殺之患亦或

可慮脫有羣盜不得接迹於中國投向我國有如麗季之紅軍
則誰能禦之越邊唐人之居者已成材葢江邊之民避役投入
則亦難防禁此皆關於守令賢否銓曹精於擇差監司明於勸
懲乃今日之良策也宗簿寺所啓 先王裋色影幘及草影混
置一處果難於真假之別至為未安裋色影幘及草影出安別
處謹其標誌為當日本使臣進香 景思殿時 王后位移安
少避何如

已未 上御晝講特進官任權曰邊方州府郡縣及各鎮僉使
萬戶不可盡擇而遣之稍有武才則例皆差送赴任之後一以
侵漁為事故邊氓多入於胡地與中原是何異於驅而逐之且
入居人安接之要只在於守令撫育而已

史臣曰使邊氓投入於胡地及中原者豈獨守令之罪哉今
者貪風大熾為宰相者一應毛物率皆誅求於邊邑為守令者
若不侵漁軍卒向從而得之以是白楮一張每徵皮一
領使邊氓日益困瘁流離大抵今時守令若善於事人則譽

言日至不然則毀謗隨之監司之殿最亦由於此然則為守
令者雖不欲侵暴軍卒烏可得乎

○未時太白見於已地

庚申兵曹判書尚震刑曹判書鄭士龍啓曰近見忠清道兵使
書狀新昌境內強盜竊殺白晝殺害士族赤脫婦人衣服之事
至為駭愕朝廷不可置而不問殺害之事發於官家近處尤為
可疑請降密旨于兵使與監司同議秘密捕捉勿使無辜橫罹
傳曰啓意至當其速降密教于兵使

辛酉 上御夕講

壬戌 上御晝講○傳于政院曰建春門守直軍士身死者其
題給內棺一部○以平安道監司書狀下于政院曰 皇帝求

咨文紙不可不送遣史官議諸大臣 中宗朝進獻前例並考

啓○千秋使閔世良書狀曰行上馬宴後禮部尚書費家語臣曰
令曉 皇上召俺宣曰朝鮮乃禮義之邦差來陪臣筵宴下程
等事用心 待仍以 聖諭紙貢小幅出示 臣稟曰下諭之

紙當進於明年 聖節使之行乎答曰太晚宜先通於國王別
差官進獻本部當將此意移咨臣又就提督主事李崇精膳司
郎中高尙志等前行禮主事等曰 皇上雖令以紙代席於臣
子之禮當貢亦不可闕別獻似當臣還 玉河館禮部主客司即
招通事柳彭祖給咨文郎中張子璠曰進紙可及今年乎對曰
當先通于本國但程途修遠日久方到且此紙只用於表箋次
文而隨造隨用當別造來進則可及明春矣當日提督主事到
館招柳彭祖語之曰我今日往禮部則尚書曰今早詣闕聽夏
言嚴崇兩閣老之言則 皇上欲速用此紙你到館說與此意
於陪臣使之速進云彭祖以昨日主客郎中之言答之云○以
京畿監司書狀下于政院曰觀此書狀畿甸之內癘疫大熾民
多死至為驚愕相當藥急速劑送○日暈夜木星與金星同度
○月暈

癸亥政院啓曰 中宗朝癸卯年 皇帝求請時咨文紙不足
故以表紙二百張進獻云咨文紙長而表紙短其品則同也傳

曰知道○三公與禮曹議啓曰 皇帝求咨文紙甚急前有委
送通事之時然近于不敬矣請擇年少通政官差之七八日內
發送路費諸事自官備給何如咨文紙可用者今有十二卷餘
不可傾儲送之若有繼進之教則必不可支前為天使來請有
全羅道別造咨文紙以此紙一百張與元儲一百張合為二百張進
獻何如答曰如啓 皇帝教以代蒲貢云如此則似為恒貢朝
廷不可不預議三公等回啓曰今看全羅道別造之紙果不如
咨文紙當以元儲咨文紙入送代席貢事令今去使臣更問而
來然後議之使臣以進獻使稱蒲為當答曰如啓但咨文紙委
遣進獻使而只送二百張似略加送表箋紙一百張何如回啓
曰咨文紙事臣等初以二百張啓之而更議之則前在 中宗
朝 皇帝亦有求之之時乃用表箋紙二百張其時則因他使
而付送矣今則委遣別使而只二百張似為略小以表箋紙一
百張加送事方欲啓之而 上教及此果為允當三公又啓曰
進獻紙數前例以表紙二百張入送之時有之今之所求雖曰

咨文紙亦安知其有用表紙乎委遣別使此數似略表紙一百
張又別入送何如答曰啓意至當○弘文館以所撰心學圖說
及大學圖說入啓曰心字之義備諸入學圖說矣今以古人論
心之說集為一部名之曰心學圖說大學圖說則雖無上教
今方進講大學故作圖說以啓傳曰知道禮曹啓曰祔大
廟後別試取人例也今中宗大王仁宗大王祔廟後皆為
別試乎敢稟傳曰予意則欲於仁宗喪畢後為之然成宗朝
世祖大王睿宗大王祔廟後各為別試乎其速考啓○日暈
戴夜月暈流星出北河星入五車星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
赤

甲子禮曹啓曰別試事考前例則戊子年世祖大王昇遐庚
寅年祔大廟後有別試已丑年冬睿宗大王昇遐壬辰年
春祔大廟後不設別舉只以辛卯年式年退行於壬辰春祔
廟之後耳且日本使臣進香時祭文我國不宜製給故其使臣
欲自製之大抵國王製送則可矣使臣之製亦未便請止祭文

何如傳曰別試事予意以為今年為別試及式年又於明年

中宗大王 仁宗大王祔 大廟後各為別試則雖曰例事似

為煩數 仁宗喪畢後欲為別試此意遣史官議于大臣

餘皆如啓

丁卯 上幸昌德宮齋宿于崇文堂 以明日中宗大祥也

戊辰 上在昌德宮夜三鼓自崇文堂詣 景思殿行練祭禮

畢就 王大妃殿問安午時詣 水慕殿行晝茶禮未時還宮

○大王大妃親製祭文遣內官別祭于 靖陵其祭文曰日月

不居奄及大祥摧悼之情與歲俱長未死寡臣安仰安依言念

國事益用傷悲松楸陵上歲暮霜雪哀慕之極長慟欲絕駢獻

薄奠仰貢微忱於昭于天庶紆俯歆○傳于政院曰明日守陵

侍陵官等肅拜後依前例闕庭供饋衣服等物亦須預備頒賜

仍教曰 靖陵守侍陵官等各加一資鞍具馬各一匹守陵官

衣服兩襲外方居奴婢六口田五十結侍陵官衣服一襲外方

居奴婢四口田三十結等賜給參奉二員內官四人忠義衛一

人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兒馬各一匹賜給下人賞格有差○
夜月暈

己巳日暈

庚午注書趙璞收議而來領議政尹仁鏡以院相到政院啓曰
災傷事前日下問時既以議啓以實為災十卜以上以災為實
五十卜以上法當罷黜而以實為災雖八九卜以災為實雖四
十八九卜合計而罷之未有法例今聞戶曹堂上之意固不如
此郎廳不分明啓之律官欲免合啓之責誤引朔寧郡守鄭世
豪之事此一時之誤今不可從也左議政李芑議大明律內災
傷踏驗官吏及里長甲首失於關防致有不實者計田十負以
下免罪十負以上罪至杖八十云云律文災傷失實之罪輕故
大典內以實為災者各別立法守令十負以上罷黜此祖宗
久遠常行之法而近來以起為陳十負以上及以陳為起以災
為實五十負以上依以實為災十負以上者論受教立法是各
有條而負數亦異不可通計故法無通計之言律官誤謂通計

應罷乃援引朔寧之事朔寧之事亦傳聞而已無文籍可憑云
是非亦未可據而為例也自立法以來災傷應罷者數多而未
有如今日之合計者今舍明白罷職者之例以一疑似朔寧為
例臣未知其可也戶曹初則似知其非而取稟當下問之時以
律官回護之辭不辨是非而啓達甚為未便今又書啓之辭又
不分明誠如上旨守令罷職甚非輕事該曹所當詳覈而處
之委於律官惟其言之聽以分明之法為疑似之典使人疑惑
不知所從尤甚不可臣聞戶曹郎廳不審堂上之意只以律官
之言入啓而堂上慮其郎廳之獲罪如此書啓云云若然則此
亦非宜蓋文簿汗漫不得搜覓則通計罷職前例何以知之欺
隱實非法典通計罷職豈但似乎未安固當請推郎官明覈是
非乃該曹之職也臣意治該曹不能察之罪一從法典各條十
負五十負之文而勿為通計此其法例何煩更議律文內罪有
輕重者從重論斷無通計之意右議政鄭順朋議前日臣等所
啓非以古例而言之今御史所啓妄冒欺隱云者皆失其本意

而合卜通計為非法典雖有朔寧郡守未減降資之例此特一時穿鑿難行之法妄冒欺隱各計十十五十以此定罪似為便當答尹仁鏡曰三公之議其意皆同守令等其勿罷之

辛未大司憲李徽啓曰臣頃日仕於本府時私婢實非呈狀曰女子金花喪夫同居而盜賣家舍及財物欲治其罪云同僚曰實非前者以此事呈狀本府故移關于刑曹以金花同生等曾以不和決罪云臣曰前雖決罪今又呈狀必有所以憑閱切隣事干則可得其實遂許接狀昨日小臣以父母時祭不仕同僚以金花同生教誘老母謀害同生乃刑訊事之是非未之知也但刑訊重事死生所關臣意則更欲閱實而歸一然後為公事小臣承乏為長官不知下官之議此庸劣所致請遞臣職答曰下官之議必謂上官雖不仕此乃例事公事遽為刑訊其勿辭○上御晝講○以慶尚監司啓本下于政院曰安東日守尹命同以進上生銀口魚六尾減納事已受刑三次云不可以六尾魚易民之命其速放送事下諭之承旨沈光彥回啓曰放送事若

令刑曹移文則必致稽留請於監司處有旨傳曰可○夜月暈
壬申執義元繼儉掌令尹兩啓曰去七月間私婢實非以其女
子金花不孝呈狀臣等接狀金花則以老母教令不從杖一百
其同生則以欲奪財物謀害同生杖八十移關決罪而去十六
日實非又以此事呈狀臣等又接狀十七日同僚等刑推實非
子女時臣等亦有故不仕同僚指臣等而議之曰已決之事何
以接狀是以臣等既參於前日之公事又參於後日接狀為非
也前日同僚公事者只臣等尚在顯彼同僚之重論其不可在
職不待自避而後知也請速命適臣等之職答曰實非公事既
以決罪今又呈狀恐有所以故更接狀此非接狀之誤也同僚
既謂已決之事何以更接狀云亦非駁同僚而然也勿辭○上
御夕講

癸酉正言李戡啓曰自古國家設臺諫之官者其意專在於各
盡其責而已初無間於上下官之分若拘於上下之間而使下
官不得盡其責任則是臺諫之職無異於各司上下之例殊無

國家重臺諫之意而弊將難救矣今者掌令李英賢持平李樞禹錦備三貞坐起以實非公事刑訊覈實是其法例而大司憲李薇適其日不仕乃以不議於長官而經自刑訊為不可至於辭避以不能相容啓達大抵論啓之事則通簡於不仕同僚議其可否例也若司中公事雖刑訊重事備三貞坐起則例不通於不仕同僚而據法處決其來已久豈可以此為不能相容乎凡公事必稟議於長官而為之則臺無長官之意安在乎李薇之言不能無弊請適執義元繼儉掌令尹兩非不知李薇之言不能無弊而不即直啓托以不緊之事矇矓辭避亦甚苟且不可在職請並適差且臺諫去就非輕李英賢李樞禹錦既命適差似難在職然所為之事無害於法例而自 上因李薇辭避遂命適差是徒以上下之分為重而不計臺諫各盡其責之重非但一時物情未便將啓萬世無窮之弊故敢啓傳于三公曰

尹仁鏡李苞鄭順
朋適以問安詣闕

昨昨李薇以實非公事辭避至再自

上教

以勿辭予意則昨日必有是非之人而無人來啓故招李薇就

職又辭如前自上以為上下之意不同必不相容故命適下官
今觀諫院之啓反以予之適下官為非云莫知是非大臣其速
議啓回啓曰臣等亦聞諫院之所啓東西壁同議而未知諫院
之意也刑訊重事若一司之負盡然而同議則雖不齊會於翌
日可以刑訊矣此則大司憲接狀而其日不仕雖曰接狀之不
可當待大司憲之出更議而退之當上官不任之日下官獨自
刑訊是接狀與刑推其意大相遼絕大憲不得不辭也非李薇
之失乃下官之失也所謂臺無長官者論啓之事雖上官不肯
而下官強執之謂也非謂公事間事也大抵六曹堂上郎廳各
異其廳憲府則議論之際上下官同坐一處而相可否故謂之
臺無長官也臣等恐諫院所啓不能無弊於後日諫院亦為非
矣答李戡曰大司憲退待物論則當於昨日來辨是非而歸於
何處自上處置已失然後今始來啓乎答三公曰諫院之啓為
非云諫院亦不可在職然則兩司其並適之○江原監司狀啓曰
今月十八日蔚珍兼任平海郡守李兆絲牒呈內郡守以縣稟

庫封閉事十四日到縣同日縣境竹津賊船來泊事有人進告
方欲措置禦敵之策其縣人吏等並棄官家軍器及山城倉庫
無遺逃散計無所出郡守乘夜以單騎馳還本郡率領驍勇軍
閑良三十餘人還到縣待變之際十五日縣南面烏五里居人
來告云倭船七隻內六隻在海一隻下陸云本縣軍民舉皆逃
竄計無所出云臣所經原州平昌寧越等官抄發閑良以李貞
儉為統將押領馳送下番軍士及雜色軍有武才人則以有賊
變處各官守令押領起送江陵判官以助防將不分晝夜馳赴
襄陽以北各官則以淮陽府使李億為助防將措置待變事移
文臣則素無弓馬之才計慮淺短如此賊變緊急時恐不得措
置請遞臣職又差助防將急速下送蔡珍縣如此之時以無武
才文臣差之必不堪任以武臣擇差小分晝夜下送云云上
以監司書狀下于三公上曰唐倭則未之辨也棄城逃走至為
駭愕若倭人則似不宜如此下陸恐是唐人而未之分也然依
此書狀措置三公回啓曰上教至當下備邊司則自當為

公事矣。○以羅世續為司憲府大司憲沈通源為司諫院大司諫南應龍為司憲府執義尹鉉為司諫院司諫尹仁恕李無疆為司憲府掌令柳潛為司憲府持平宋贊為司諫院獻納柳景深韓智源為正言。○日暈兩珥。

甲戌傳于政院曰崔輔漢閔齊仁一時皆得重病至今未瘳安有如此事乎其令內醫往診其證書啓。○上御晝講。○上御夜對參贊官李愛亮曰近者災變連仍而今見蔚珍之事驕駭莫甚所謂荒唐舛者唐倭未辨而人吏等舉家逃竄云賊若入據則是以一邑與賊也我國昇平日久故民不知兵革而江辰道尤甚前朝之季倭人入戰于江陵等處云脫有不虞之變而皆如蔚珍之逃竄則將誰與為敵其罪不可不治。

乙亥 上御夕講。○大司憲羅世續等上劄曰伏見近日諫官進言不唯不蒙優容又以嚴辭而折之繼以命適臣等不知名以何失而若是乎官以諫為名者其任只在爭是非不可欲有所補闕古之設進善之旌立敢言之鼓是已少有厭諫之心

則反是此聖狂之所由分人君居至尊巍巍之上其待下假顏色而垂之苟非性忠義者猶莫不先自消沮况詭詭之色足拒人於千里乎言路安得不塞士氣安得不餒昔伊尹進太甲之言曰慎厥終惟其始誠以始之不謹而能謹其終者鮮矣此臣等所以懼也伏願 殿下重諫臣來直言不勝幸甚荅曰今觀劄子重臺諫假顏色之言則當矣但臺諫之言有誤事則豈不待物論則當即來辨是非至過數日始來而啓之可乎自上論是非故臺諫勢不得不適豈有詭詭之色別無他意仍傳曰前諫官所謂臺無長官云者凡議論之際上官不肯而下官強之則不得已從之者謂之臺無長官也大司憲接狀而下官不議而刑訊者又謂之臺無長官乎自上不得已是非之也○江原道蔚珍地震

內子傳于院相許磁曰前日經筵官啓曰近因日寒不御朝講大臣臺諫接見之時稀罕以此上下之情阻隔云他日則已矣

欲於衙日晝講如朝講例為之何如許磁回啓曰經筵官以上下之情恐有阻隔故以此啓之然退設朝講於晝講其節次似異於古事請擇日暖衙日晚衙朝講何如傳曰知道○上御晝講侍讀官周世鵬曰孔子刪詩書之時以秦誓入於尚書者重此誓言也蓋人之好善似易而實難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中人以下媚嫉者多觀此誓言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玄齡則當戰勝攻取之時獨取善人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林甫則枝害善人唐室遂亡帝王之取宜常戒者也○諫院啓曰人臣夷險一節死而後已江原監司李濼既已兼帶兵馬水使之任則節度之責所宜自當遇一小警遽生窺避之計先自請免殊失委寄之義主將如此何能禁戢愚氓逃竄乎大抵近來軍令解弛積弊已久不可不懲請推考治罪答曰如啓

丁丑政院啓曰近日大臣累請復正殿而不允其謹災之意可謂至矣但日候漸寒御於簷下恐傷 聖體下情以是為憫幸於溫和處移講何如傳曰雖殿內若隆寒則不御經筵前例也

他無溫和可御之地當觀日候斟酌為之○上御晝講○備邊司啓曰蔚珍荒唐船初下陸還入于海夜暗不知去留云後來不無更來之理漢學倭學通事各一人下送新縣令亦給馬發送何如傳曰如啓○江原道江陵地震

戊寅傳于領議政尹仁鏡

以日本使臣押宴禮曹事來辭

曰日本使臣前者

之來以許和馬島事言于禮曹云今日亦必發此言端卿於答辭亦豈偶然計哉然若有許和之言當答之曰交隣為大自上豈不欲和哉但在先朝已絕其和不敢輕許云云終雖聽和其始不可不如是也仁鏡回啓曰上教允當小臣之意亦然當以此答之○上御晝講特進官尹思翼曰頭會箕歛乃秦法也王安石行手實之法司馬光曰此乃頭會箕歛之法也皆厲民之甚者今年農事似稔而終不稔全羅道稍熟而慶尚道專不熟京畿往往有稍登之地而民方艱食大抵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蓄故水旱不足慮也臣於昔者為戶曹正郎時高荆山為判書其時方旱荆山憂曰旱甚無穀何以救

民小臣曰各官以揚州驪州見之有四萬石穀矣荆山曰豈可
以一二萬石為國乎近來民間無儲前年不熟今年有水旱災
兩麥不登民到于今絕粒者多財用於國至重量入為出可也
○漢城府啓曰南部明塔坊前永春縣監李誠家婢三歲兒今
月初九日辰時遺失未時推得南學洞松下右手兩指刀截云
仵作人等受惡疾人厚賂誘致兒童剖膽斷指者於法當斬捕
告者有賞請令該曹窮尋治以傳曰至為驚愕捧承傳于刑曹
期於必得

已卯領議政尹仁鏡禮曹叅判宋世珩啓曰昨日往宴客使客
使以馬島請和事反覆陳說其事俱在單子投諸小臣因以言
語往復者極多大槩言向日蛇梁之變乃遠行山人所為非馬
島之所知而見絕非其罪也今亦國王自令臣請和而已非因
馬島之請也今若不得成事則臣何以獲生望相公活我云小
臣答曰先王朝待馬島厚矣馬島不會感激國恩或犯邊或
殺害邊民或陵辱邊將朝廷之意不但止於絕和將興問罪之

師先王以小醜不足與之較且與日本無隙但絕和而已今亦主上交隣以信義日本之請如是豈不欲許和但以得罪於先王難之矣彼於單子有恐動之語故臣以問罪等語答之耳且與禮曹判書申光漢往復者亦累矣而大槩不過如是答曰客使之陳請必不至此後若更陳則朝廷會議處之○以宋麒壽為戶曹參判德恩君

史臣曰無寸功而參勲籍實是特恩今以德恩封號可謂名不虛得

鄭惟善為京畿觀察使趙彥秀為承政院右副承旨韓崱為承政院同副承旨周世鵬為弘文館副提學

辛巳諫院啓曰伏聞 兩太妃將親祭于 兩魂殿已擇吉日

其罔極之情至矣然王后親祭既非正禮日氣沍寒冒觸勞動恐

傷 慈候請轉達停行答曰 兩太妃親祭雖非正禮自 祖

宗朝亦有例日氣沍寒非不計也喪事臨畢 慈殿罔極之情

益切不忍強啓○傳于政院曰考諸日記則 祖宗朝國恤

內亦有接見客使之時今則何如議于三公尹仁鏡議曰方在喪中接見客使似未合禮然為進香于 魂殿又賀 即位而來接見非如宴禮似乎無妨傳于政院曰客使接見依領相議
○日暈

癸未 上召對檢討官朴民獻曰近來天氣不順仲冬尚燠至於桃李開花今數日寒沍中外咸喜大抵以天氣觀之冬燠則來年之不順可知陰陽循環陰氣翕聚陽氣發散冬不收斂則春不能發散以人之呼吸觀之有吸然後有呼以萬物觀之虫蛇之為物冬不能蟄藏則春不能行動以學問之功言之動靜交養亦不殊焉古人云安神者寢乎床席之上而絕其非僻之心使誠敬之功不可須臾離也乙夜之中恒存敬畏至於宦官宮妾待之以正則其功自然外發矣適因天時之不順敢啓
史臣曰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以此可以知周之弱而驗秦之暴也當今之時朝廷日務深刻非族人之議則乃流人之論也然而冬反如春有周末之異何哉陰得以侵陽也

主上幼冲 母后臨朝 非陰侵陽而何 李芑鄭順朕尹元

衡崔輔漢陳復昌等方得志專擅而有識異已者名為逆黨

而擠之非陰侵陽而何 朴漢宗為內需司提調操印與南司

無異非陰侵陽而何 天之垂戒之意著矣 時得罪者相繼而猶

生人人自危副修撰朴民猷語尹春年曰某今年始出身別

謂乙巳之人不知面目者多矣其中丁璜盧守慎素知之其

人不知時勢而有失誤之事則或有之以此議罪其何敢辭

至於逆謀非人人所可知考謂之干與于此則恐無此理春

年不答時許聯在座其後李芑尹元

衡聞之李芑發之於經席民猷得罪

十二月甲申朔朝霧

乙酉傳于政院曰黃金不買諸中國買於市肆臨用督納果

為寬闊今後令市中募人先期買納使無臨督之弊且勿買

諸中國○朝霧

丙戌朝霧

丁亥大霧四塞

戊子大霧四塞

己丑朝霧

庚寅大霧四塞

辛卯傳于政院曰來年正朝及附 太廟上尊號一朔內當三

度行賀禮 慈殿欲停上尊號賀禮其議大臣領相尹仁鏡議

附 太廟上尊號皆是大禮不可以小弊廢之左右相李苞鄭

順朋議曰正朝例賀也賀附 太廟上尊號乃大禮也不可廢

也况今上尊號重於常例 慈殿雖自謙抑其在臣子豈敢廢

乎○上御晝講侍讀官金鎧曰帝王之治天下國家也事必師

古遵守祖宗之法可也然政由俗革必當因時損益曩者錄事

等東班叙用時若現形於吏曹則無遺擬望此乃公道也近日

則乃變舊規注擬時依朝官例祇用三五望云此雖出於用人

精擇之意第觀近日之事某官有缺則大臣飛簡而請之吏兵

曹判書雖知可人而欲有所擬望其不得自由者多矣錄事欲

為參望則奔走奉簡曷有紀極今之備三望其於用人無甚大

妨而奉簡者始得參望此雖微官事甚不當且大臣折簡請囑

其於事體亦甚未便大抵今時求官者區區奉簡至於納賂以

遂其欲獨錄事然望人皆曰公道在是今又奔走奉簡乃得參望其不羨甚矣請依例全數注擬則奔競之風少革矣臣且聞近來凡除拜必用三公簡乃注擬其薦之者果皆賢者則可矣不然則徒拘三公之簡而用之恐不可也

史臣曰金鎧之言切中時弊權臣當國恣行宵臆能奉承其欲者然後付以銓衡注官之日折簡走集公然投付於政廳其奉行急於君命百執事皆其所請以得者其門巷如市駢貨輦寶不知紀極及至辭避之時反自虛飾欺誣有若清如伯夷者其中盜跖之肺肝人皆見之何可掩也

檢討官朴民獻曰古者臺諫入殿中糾察百官所失即為論劾若有所懷則各自陳達不如今時之合司論事也臣前為正言時請令臺諫每於朝講入侍答以六衙日入侍可也近來六衙日多不御經筵故臺諫不得入侍頃者以日晚為朝講令臺諫入侍事已定然臣為正言凡三月而入侍於經筵者僅一度而止若尋常論啓之事則雖不待入侍亦可為之如有不得已面

啓之事則非衙日朝講不得以啓臣意若於衙日有故其翌日及三日經筵令臺諫入侍則庶幾各陳其所懷矣○傳于政院曰三公議皆以為 慈殿上尊彌禮之大者不可廢也此意甚當予意以為正朝進賀差使負燕賚祔廟賀箋而來此意何如更議于大臣

壬辰尹仁鏡議曰正朝常禮祔廟別禮兩禮賀箋一差使負賚進事甚苟簡李芑議曰今為差使負一路之弊而廢外方之賀至為不可豈可計一時之弊行苟且之政哉鄭順朋議曰三禮皆重固不可偏廢且祔廟禮之隆極者合於正朝事甚苟且○禮曹啓曰禫祭祔廟兩賀禮皆在喪中俟冬至正朝例權停何如 章敬王后加上尊謚親行禮也 慈殿上尊彌例亦當親而

皆當用吉服矣釋冕及喪服古人有論之者况自 上同聽政時常御素服而獨於此禮即吉至為未安請並權停何如答曰禫祭與祔廟賀禮可以權停 章敬王后加上尊謚彌時未得親行至為未安 慈殿上尊彌亦大禮也頃於 景思殿禫祭時

既以玄袍行之今於兩禮亦依此著玄袍何如更議于大臣○
傳于政院曰錄事出東班時備三員擬望事初因三公啓傳教
矣金鎧之言如此何以為之問諸大臣

史臣曰自錄事三望注擬之議一發而聞者皆知其出於三
公用私之術也 上聞鎧言頗然之而猶不敢自斷又問諸

大臣大臣既已用私罔上則其肯改心易慮以從上意乎
○傳于院相洪彥弼曰朴民獻以臺諫不得數入經筵為啓此
意何如回啓曰當初經筵節目磨鍊時使領事臺諫只於六衙
日入侍乃商確議定事也今民獻啓意亦當但已定之規不可
數數改之待明年日候溫暖 聖學益就高明然後更議何如

答曰知道○院相洪彥弼獨啓曰 殿下既免 中宗喪今為

慈殿舉慶禮當用吉儀然猶居 仁宗之喪回當酌禮之吉凶

量事之重大以玄袍舉禮 聖意允當答曰待明日三公議次

當一時發落○上御夕講侍讀官金鎧曰人君為國以養育人

材為大必須預養然後賢材可得以用之近來學校頗廢此今

日之深患自 上各別留念興起學校為當頃者自 上以儒
生上寺為不可又以池世芳誣訴囚繫儒冠臣恐待儒之道無
乃太薄乎士氣由是摧挫大無興起之心如此之事皆啓之者
之過也在 祖宗朝儒生雖有所失以為狂童而容或佩之此
盛世事也更加軫念使儒生有興起振作之樂幸甚臣頃在全
羅道時聞鷄鳴取膏為藥故本道海邊七邑輪次進上厥初興
產與否未可知也今則不產久矣一年一邑封進不過一首而
非其土產故其直甚重當次之邑則每年收價於民間就買於
平安道產出之地又有京商得之者先納而收價於其邑聞平
安道多產此為故年年進上例有封餘兩首京人先納者必乞
此取利云與其空棄封餘莫若不產處除其進上而令平安道並
其封餘兩首注上也檢討官朴民獻曰今者大學畢講近當熟讀矣
但聞限今月勿稟經筵云熟讀時或有可疑處不可不論難也
學問本無貴賤之殊古人曰道之所存師之所在若至於論難
則庶或有益雖不御經筵或為召對或於夜氣清明時夜對亦

當頃因多事久停經筵至為未安羣臣莫不以仰觀 龍顏為
急雖在熟讀之時接見論難幸甚○諫院啓曰全州官吏災傷
差錯見罷後府尹先歸判官獨在蒙強品官乘虛作亂衝突判
官之衙歐打吏卒判官雖問作亂人下吏等怵於品官威勢禁
不得言判官百計捕得囚禁之際品官極口陵辱事變如此至
為駭愕其作亂品官今已推訊矣留鄉所品官等視一邑之變
恬不動念同惡相濟亦為頑悍請令其道都事並囚禁窮推痛
治大抵土豪梗化八道皆然而下三道尤甚守令奉命分憂之
官也自恃豪猾輕蔑刼制稍拂其志便生謗毀柔懦昏弱者畏
首畏尾莫敢誰何使一邑之權皆在品官之手至於兼并民田
濫占良丁不償官糶不答徭賦吞割園場專利川澤縱肆桀驁
之患甚於夷狄不革此風將無以為治請令八道監司嚴明摘
發按律懲治前此雖或有摘發之令強者見漏弱者反罹萬無
畏戢之理各別搜括從實痛治答曰如啓
癸巳傳于政院曰季冬將半日暖如春既不下雪又未截冰時

候如此尤為軫念古亦有祈雪之時其議于三公○憲府啓曰
晉州李希瓊以其母被殺於父妾方訴於刑曹本道推案七月
已到如此重獄尚不記念至今日留滯大事如此其餘可知
今時訟官牽情拘勢事有難斷者則故為悠悠度日將欲分責
於他人使訟者抱冤竟不能伸理而死者比比有之此習不可
不懲請刑曹官吏推考治罪答曰如啓○領議政尹仁鏡左議
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朋啓曰今見經筵官所啓之言至為惶恐
其辭有曰凡官有缺皆用三公請簡乃得注擬且曰納賂而折
簡是不以三公待臣等而以無狀之人待之也臣等無狀固不
可忝在相位請遞臣等之職答曰金鎧有何他意而言也泛論
時弊而言或過越勿辭仁鏡等再啓曰金鎧所論非泛然也直
觸三公而言之臣等以庸劣冒處重地故所論如彼決不可覲
然在職請亟命遞答曰鎧之言雖及三公槩論時弊不須再辭
仁鏡等三啓曰經筵官所論如此臣等雖庸劣烏可覲然在職
且不獨此也近來時令不順冬暖如春至今無雪時令若此無

非臣等不職而然也請亟命適答曰金鎧泛言時弊語逼三公其勿復辭且今時候不順災變連仍是豈與於三公哉皆由于不德之故勿辭仁鏡等四啓曰今以金鎧啓辭觀之以臣等皆為無恥之人也命適臣等更擇有德望者置之則公道行而時令順災沴不作矣答曰勿辭仁鏡等五啓曰煩瀆啓達至為惶恐錄事以三望五望注擬事臣等所啓之意以為錄事屬諸議政府而或分屬于中樞府常時合坐時及一應公幹皆錄事掌之而其中吏房錄事所任非輕故擇其稍可者任之今者吏曹以錄事全數注擬而以歷仕久遠為次第故其出仕路者率皆年老庸劣到處不能治事 祖宗朝或以三望或以五望注擬而中宗朝亦嘗擇其可用者而擬之或為京官或為守令其他錄事亦皆得為影職是為國家擇人非敢有一毫私意也今言凡官有缺必用三公請簡擬望云臣等亦豈無庶恥乎凡官注擬之際吏曹判書不能盡知雖非臣等之言或他宰相有言則皆採而用之間有人之子弟願為其親補外者則臣等豈無

言之之時臣等別無折簡請囑之事或有以臣等之言而參望者則不可謂全無也以金鎧之言觀之則以臣等為頓無廉恥之人也臣等祇分至此位祿已隆 聖恩罔極何至於納賂折簡乎所啓如此在職未安請亟命遄 答曰大臣豈有納賂折簡之理乎實所不為之事則尤不當若是辭也錄事注擬事知道仁鏡等六啓曰進退人物宰相之職也政曹例以除官人姓名報政府者其意以凡官有不可者則欲令啓之也政曹判書其於人物賢否勢不可徧知若有大除拜則必於三公等所會處莫不來議今者臣等皆以無狀冒處重地若以三公視臣則不可謂之納賂也臣等雖無狀豈受賂而折簡乎略不以待宰相之言待臣等自 上亦必以為如此無狀之人在相位也其可覲然在職耶請亟命遄

史臣曰奉簡求官之弊莫甚於今時任銓衡者不擇人之賢否而只用宰相之折簡一負有缺請簡盜干吏兵曹判書亦不能取舍於其間必先用三公之請故求官者莫不爭奉三

公之簡至如東西班正職則已矣至於掖庭司鑰之闕莫不
有三公之簡折簡常事不足恠也亦豈無納賂之事乎不能
及顧又從而為之辭非但自欺適足以欺君也

卷曰錄事注擬因大臣啓以三望五望擇擬事已定而金體今
言其弊故欲令卿等知之示其啓辭而卿等之辭避一至於此
予亦及為未安仁鏡等仍啓曰禫祭及祔廟賀箋以一差使負兼
來今於事大文書或以賀表謝表有時兼之此亦兼之可也然
各道差使負但奉箋文而來其來有弊今雖下書諭之若遠道
則已發行不可及也 章敬王后上謚 大王大妃上尊號皆
禮之大者其何以權停 臣等謹按 睿宗朝日記己丑年二月
以吉服上尊號于 貞熹王后當是時 世祖小祥猶未過也
而用吉服今則 中宗喪已畢 仁宗小祥且過而 仁宗乃
下喪也上尊號等禮皆是為 上也決不可權停亦不可用玄
袍御衣龍袍為當祈雪事 中宗嘗於歲前祈雪宋仁宗朝亦
有祈雪之事今亦為之無妨 鷓鴣油事凡百興產或古有而今

無或古無而今有不可輕改也且言平安道多產云世嘗為平安監司而見之鷓鴣於平安道亦為稀貴今若以全羅道移之於彼則平安之弊又何異於全羅乎答曰皆依啓施行○咸鏡道文川虹霓繞日

史臣曰霧塞於冬虹繞於日皆陰盛陽微之應以時事考之天道不可誣也

乙未禮曹啓曰日本使臣安心東堂曰前日以請和馬島之事呈文于禮曹而尚不見答昔者之來也待之慇懃今者之來何其薄也若不得遂願身且有病今欲速還云是欲知可否而然也故自曹以馬島得罪於先朝不可輕許其和朝廷共議處之之意權辭答之耳答曰知道

丙申三公及禮曹堂上承召而至啓曰日本使臣歸期尚遠而欲遂其願促之如此今若信聽其言有所議定則不出今日彼必聞知若如此有損國體今姑勿議更於他日從容會議何如答曰啓意至當自上亦非今欲許和也前於禮曹宴享日領

相答之以權辭頃又呈文于禮曹而今過十餘日尚無答辭彼必以謂已轉達而猶不之答也尤為憤怒故今欲廣議其不可許和之意將隨問隨答也○上召對

戊戌傳于政院曰吏曹判書閔齊仁告病常時則可加給由使之調理今則都目政臨迫不可無長官其遞之○憲府啓曰黃海道豐川椒島捕捉水賊高之宗本以義州人逃移上國唱率奸賊已成窟穴所關非輕大抵義州境連上國烟火相望人物潛通其來已久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非特此也我國水邊居人或乘舟逐利尋常往來於海浪島金州衛等地咸鏡邊氓事有不利於已奄投野人之居國內機事無不漏洩亦為駭愕此輩今幸見捕於邊將其所犯不可以例推請拿來各別下禁府推鞫以杜無窮之弊答曰如啓○未時太白見於已地

庚子右替成崔輔漢卒國恤未畢奸尹任之妾恣行淫穢得病

之後恠語死不絕口

病劇語曰任爭任爭
我豈獨為姑緩侵虐

史臣曰輔漢性本麤雜且無學行黃緣戚里攀附內間當
中宗升遐之初三公擬諸守陵官輔漢辭以有病得罪公
論見廢踰年及明宗即位朝廷大權皆歸李芑而輔漢以
其族姪昏夜乞哀錄勲籍士林鄙之逮判吏曹所用者皆其
親屬內族而請托公行門庭如市任言責者噤無一語蓋恟
威故也嘗闕父服未及終制而乞食於戚屬之縣至守以其
未終制饋以素饌輔漢曰吾有病曾已食肉如有美味令煮
來主人如其言輔漢食之安然略不知愧其為人之無知類此
傳于政院曰崔輔漢別置賻比前例加給仍傳于院相李芑曰
一年之內勲舊大臣相繼而死災變又從而疊出國厄如此罔
知依措芑回啓曰林百齡崔輔漢相繼而死閔齊仁又移告適
職古人曰人之云亡邦家殄瘁未知國家將如何耶非獨此也日
氣失常又如如是如臣無狀居高位不能治事而然乎自
上毋徒為憂慮採用賢人以立紀綱則朝廷安矣芑曰為國之道用人
最大于尚年幼不能知人專恃大臣而已如此之時屢為辭避

予心不安進君子退小人予豈能哉勉力輔國可也也又落曰
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自 上年雖幼冲豈不盡知之乎然
以帝堯之聰明亦詢于四岳非不能知人欲採其言而然也孟子
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
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自 上勤御經筵學識高明則能知人
之賢否與其言之是非也臣嘗力勸經筵者蓋為是也自 上
若先知某人之為可用然後下問則臣等亦當與六卿更商議
也 答曰啓意至當上下皆知此意而為之則國事善矣○日暈
兩珥戴夜月暈

辛丑全羅道茂長興德長城高敞珍原雷聲大作

壬寅三公議啓曰前日客使接見事令臣等議之矣客使既為
進香陳賀兩禮而來且於國恤之內既有接見前例今雖接見
非善宴禮甚無妨也但近日國事甚多後於思政殿接見為當
且 大王大妃上尊號時玉冊及樂章既已製進然臣等取見
其文辭意不切請令鄭士龍崔演洪暹各製進擇用何如 答曰

皆依啓仍傳曰密陽居寺奴母老上言至為可矜外方守令濫
刑取朕不無其理此乃死罪之事遣京官更推何如回啓曰死
罪不可徒以上言而取實既啓再覆將至三覆不可容易議
請從容審究從後以啓答曰知道○禮曹啓曰禫祭及祔
廟時自 上雖停行禮百官則請行賀禮何如傳曰可○諫院
啓曰各道兵水使所帶軍官自有定額近來冒利無賴之徒因
緣請囑數多濫隨或追到待闕兵水使牽情拘勢俱容並畜稱
為假軍官本營不勝支供則分置于各鎮浦號曰助防將挾勢
仗威貽弊百端僉使萬戶等怵於中姦務應其索割剝軍卒比
前為甚雖有不虞之變如此無根之流自以為名不付籍避害
先躲以為民望邊圉之蝨賊莫甚於此請令各道觀察使嚴明
搜括囚禁啓聞痛治答曰如啓○上特命金光準為吏曹判書仍
命名為政自光準為吏判用人之際不論人物賢否唯視請簡
高下如武班蔭補之人則或陞叙或擇遷為他日市
思之地猶恐其不及至於工戶刑三曹即官亦以門蔭過半充
差物論文激畧不忌憚如宰相弟姪自已所好則雖迷愚狂悖
之人公然注擬於六曹即官自以謂莫敢誰也
何循私滅公之弊益長於光準之為吏也

以閔齊仁為驪城

君鄭世虎為戶曹判書閔釜為弘文館副應教沈逢源為副校
理○夜白氣布天月暈

癸卯霧○禮曹判書申光漢啓曰宣慰使鄭彥愨來到臣家曰
頃者禮曹遣佐郎權擘問安于安心東堂後見客使則云佐郎
年少且有慢忽之色我之所言似不記憶後日須遣長者云且
曰前日請和之事朝廷之意或以為當許或以為不當許而國
有喪事未得會議云如此之時吾若促迫是吾妄人也彥愨即
招問通事張錫祉曰客使何由得聞此言乎錫祉愕然曰此佐
郎所傳也云云臣招權擘問其所傳之言則權擘曰本不知如
此之意且無節次何敢妄傳乎信若傳之則客使豈責我以平
以慢忽乎即招錫祉面詰則變辭以為初無如此之言宣慰使
無乃誤傳乎佐郎本無是言也臣曾於錫祉等處若漏通朝議
則罪必關重之意再三開諭而今乃如是至為駭愕請下禁府
推考客使今方留館而若罪通事則彼必不悅故初有重難之
意但此罪大故敢啓者曰如啓○夜沈霧

甲辰憲府啓曰錄事之遷轉全數注擬其來已久用人公意亦寓於其中使外方寒微之輩咸有願立之志者以其有殺身之路也三望注擬雖曰擇用此人等去官之後各歸其鄉時其都目而來現至於白首而不已若時仕者則猶可辨其能否如去官不仕者歲月既久雖有可用者宰相豈能盡知其人乎若是則恐無擇人之精徒開奔競之路請仍舊注擬答曰已與大臣議定不可改也○平安道中和祥原三和順安龍岡永柔肅川甌山慈山咸從順川地震

乙巳 上召對○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苞右議政鄭順朋啓曰謹按 祖宗朝前例若元勳之人則久不在卑秩今者尹元衡以元勳久滯於從二品至為未安近來國厄重疊盡心國事者相繼而死不知以何故而然也元衡乃建議之首者請速命陞用答曰再安 宗社功豈偶然但元衡乃切劘之人故不敢言矣大臣如是啓之知道

史臣曰是月輔漢新死李苞啓以國厄漢乃苞之異體心同

之人故一期之內超躡崇班其死也實國家之幸而芑與鄭
順朋等啓薦尹元衡曰首建議者尚滯二品之列一以逢迎
慈旨一以固結元衡一以扶植黨援十目之視難掩其肺肝
之藏矣

○大司憲羅世績等上劄曰伏以朝廷和然後人心安言路廣
然後士氣伸一有疑阻觀望退縮後日之弊將不可救頃日經
筵官論及時事偶觸大臣言雖過激職在侍從有懷必陳乃其
責也大臣引嫌辭避至於五六而不已揆諸事體恐非得宜吾
有是失而人有是議則吾得以改吾之過人有是議而吾無是失
則吾亦以警吾之心議者之是非不同而吾之所以自反則一
也已有喜聞之誠人有樂告之心不以一人之議而自撓不以
一事之失而自沮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毫疵之可指然後
上以格其君下以正其人將無所求而不得書曰若有一介臣
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大臣之道固不當如
是耶况今 殿下新服景命惟新厥政輔導之任專在大臣一

時瞻向百度取正政當平心寬意和衷協恭與侍從臺諫俱為一體如股肱耳目同捍元首豈宜異同上下之情盡究畢達共濟國事不亦義乎如使欲論時事者皆以失言為戒語涉尊貴而莫敢直斥則竊恐朝廷失和言路不廣國家興廢於茲決矣朝廷上下固宜各自率礪而其本只在於殿下之一身殿下有從諫弗咈之心則官師相規孰不樂告以善道哉近來臺諫雖有所啓未見樂聞之實臣等不勝缺望伏願殿下虛懷聽納言雖逆耳必求諸道以礪人心以振士氣國家幸甚荅曰前日大臣辭避豈有他意其意有所未安而然也大臣臺諫俱為一體以一言之失豈有失和乎近來臺諫所啓予豈不樂聞乎此上下可否相濟之道也○京畿揚州抱川雷動平安道殷山地震

丙午日暈○平安道順安地震

丁未朝霧○日暈○忠清道扶餘雷動

戊申傳于政院曰今觀賜祭崔輔漢之文有曰早知卿疾之至斯何不賜藥而遣醫此意至當前者大相有病政院例為啓之

今則不然不得遣醫問病終至大故今後如有大相得病具病
證書啓可也○禮曹啓曰江原監司李潔以罪人坑得病請藥
救療罪人處不宜送藥故敢啓答曰斯速下送○禮曹啓曰日
暖如春天且下雨江水流澌東西伐冰處皆停役云昨午亦以
冰消停役適日氣復寒故得以畢功今則日氣復寒未可預知
請於深潭有冰處伐取何如答曰下雨後不無復寒之理前者
亦有正月歲冰之時停役待寒可也

庚戌 王大妃移御于景福宮○三公啓曰甲辰年間設局撰
後續錄其時數三宰相與郎廳同議磨勘矣凡立法事關於六
曹則必與各曹堂上同議可否定之而此則不然其局堂上撰
定既畢三公只於一二日參見大槩而已許多之事數日之內
勢未得徧覽其時亦慮其不能無弊到今見之多有碍處甚為
未便且其序文有柳灌柳仁淑之名所見不美請還收各道頒
賜之件改纂何如答曰續錄之法 先朝所撰一朝改之至為
未安然拘於續錄多有不用之法云徐當會議改定可也○諫

院啓曰吮為兇逆所戴天地不容宜致顯戮而賴 聖上不忍
得保頽喘至于今日幸矣雖有疾病豈可劑藥以送乎禮官啓
以無例而自 上強施曲息其於友愛之情至矣其於違拂公
議何得罪 宗社者尚幸蒙恩寵則將何以懲惡乎請還收成
命答曰念 宗社大計從朝廷公論已命竄外然救病之藥豈
可不送乎不久○日暈○平安道祥原順安地震

辛亥以柳辰全為承政院都承旨趙彥秀為左承旨閔世良為
右承旨韓岬為左副承旨蔡世英為右副承旨金伯醇為同副
承旨○平安道殷山順川雲山寧邊博川雷動

壬子諫院啓曰西北方土兵一夫可敵南兵數十宜加撫恤以
固邊鄙沿邊守令鎮將等數多麤暴稍拂其意輒施殺戮有同
虫獸無秋毫憐惜之念哀我遐氓悶默難訴或有逃托彼境者
其中有欲發告者則反被劫制旋被赤族之禍竟未得伸冤軍
額漸少邊圉虛疎未必不由於此請令兩界觀察使另加摘發
啓聞治罪答曰如啓○以尹元衡為資憲大夫瑞原君李薇為

漢城府右尹洪春卿為兵曹參議鄭彥慤為弘文館直提學閔
釜為典翰李勘為副修撰○日有兩珥

癸丑朝霧○吏曹判書金光準啓曰臣家與參判權應昌家隔墻
對門政曹堂上對門而居至為未安都承旨柳辰全今為吏房
其家與臣家又近臣驟陞六卿又長銓曹常懷惶恐之心今者
判書參判承旨皆是一洞之人尤為惶恐非但於見聞未便臣等各
自未安請適臣職答曰啓意知道然則參判可適○以宋麒壽為
吏曹參判權應昌為戶曹參判兼同知經筵春秋館事李薇為
司憲府大司憲陳復昌為執義南應雲為掌令○全羅道康津
務安地震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四

(B)
732.55
4724
[v.13]
no.4
0194259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4